

第二章

現代經學意義下王肅形象的建構與反省

本章撰寫目的，主在說明現代經學研究者視野下王肅形象之發生原因。此處是以發生學的觀念作為撰寫本章的核心想法。而「發生學」一詞，其內涵在強調對一事物既存之理解，乃是經過歷時、共時交錯人為建構下的結果。有別於過去本質論意義下的「創生」角度，發生學式之研究，試圖揭櫫「本質」的虛構性。而本章之撰寫，便是試圖自發生的角度進行思索。試圖勾勒前人對於王肅評介、傳播、擴散乃至於接受情形，以說明當今研究者所理解之王肅形象，從何而來。

雖然對於王肅經學義理、人格形象歷代皆有所關注與討論，但若就現代經學研究者學術信息獲得及知識建構的立場來看，則宜將討論之時間上溯於清代乾嘉時期。不能否認的是，乾嘉至今的經學研究，其內涵與方式實際上是有所變化及差異；¹然而，若就師承系譜此種信息乃至於知識傳遞的角度來看，乾嘉學者所關注之學術內容，實際上也大致地成為現代經學研究者論述與研究的主要背景知識。故本章將從傳播與接受的角度，上自清中葉乾嘉時期開始，觀察各方對王肅的相關評述內容，以及傳遞與擴散的情形。

全章共分二節。第一節以乾嘉時期學者對王肅的研究與評述內容作為討論核心，試圖透過歸納、統計的方式，以探求乾嘉學者心中的王肅形象。第二節則以「經典教科書」所造成的影響效應作為討論主軸，希冀說明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在民初迄今經學教育與經學研究中的傳播與接受情形。透過較為平實的文獻考察方式，釐清此兩條脈絡的發展，以說明吾人當今所知的王肅形象，其發生的條件分別為何。

第一節 清中葉前的建構與反省：以《皇清經解》為觀察中心

本節主要討論清中葉前學者對於王肅的相關評述內容，其中又以乾嘉漢學學者為主。然而，乾嘉學者林立，若要窮舉各家之說，則礙於個人學力以及時間、篇幅等外在侷限，恐難有效進行，故為便於資料蒐集以及討論的進行，今以阮元

¹ 傳統式經學研究與現代式經學研究不同之處，其中之一便是對於「經典」的功能意義認定有所不同。傳統經學家對於經典所傳遞的內容，除了視其具有相當於現代「知識」(knowledge)、「資訊」(information)性質之外，更重視其具有可供人類作為落實於現實生活進行具體實踐之規範功能，因此在中國傳統語境中，經典的功能是作為具體實踐之用，故其內容之展現與延伸，乃不僅是「知識」，更是「義理」。此觀點的詳細說明可以參考楊師晉龍（1951~）於民國 95 年 8 月 21 日上午 10 點假中研院文哲所二樓會議室演講「從理想層面論兩種兒童讀經法的功能」。師以為「為因應新環境的實際狀態，經學於是在以西洋學術分科為前提的現代學術領域內，根據其性質而依附在各個不同的現代學科中繼續生存發展……然而經學此一轉變，固然符合西洋現代學術分科的要求因而可以繼續生存，但其內在要求實踐的精神，卻也從此逐漸消失在知識追求的外在形式中，大大悖離經學的基本價值原則」，引文見楊師晉龍：〈從理想層面論兩種兒童讀經法的功能〉，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內例行演講書面稿，頁 15。

(1764~1849) 主編的《學海堂經解》(《皇清經解》) 作為考察對象。不過，在進一步展示統計結果之前，必須先對《皇清經解》此一文獻材料之性質稍作說明。有關《皇清經解》的編纂過程，前賢研究已多所說明。²《經解》於道光 9 年(1829) 時在嚴杰(1763~1843) 手上編纂完成後，稍晚於此，道光 15 年(1835) 時，沈豫撰寫〈皇清經解淵源錄〉一文。其中〈題辭〉寫道：

(漢代儒生) 大抵本六經以成文，綜前哲而垂範。恪遵師說，毋或悖馳。故其業精而不雜，辯而有法。一經說至百十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然皆專門名家，間或旁通。惟以本經是務而能彙萬派於一源，統九衢為一轍者，東京鄭君一人而已。我朝龍興，鴻儒雀起，顧胡毛閻群彥，兩漢陳義擿發殆盡，即令賈鄭見之，亦當畏後俊也。³

沈豫是從知識承續的角度進行論述。他將顧亭林等當代士人，視為具有承接漢儒餘脈且予以深化、發揚的功能。而且依照沈豫的說法，所謂的漢儒，並非泛指時間歷史意義上的漢代儒者，而是特定限指以鄭玄為典型範式的漢代儒生。如此看來，將《經解》所收成員的學理價值上推至與漢學宗主鄭玄等齊的看法，在當時已儼然成形！這與後世將《經解》視為清代乾嘉漢學研究成果代表的說法，大抵相同。⁴因此本段將觀察、統計《皇清經解》的結果視為清代乾嘉時期學者的普遍看法，當具有一定之有效性。

在陳列統計結果之前，先必須說明此次統計之相關事項。第一、有關版本以及呈現形式。本次統計的進行，係採用臺北復興書局 1961 年影印清咸豐 11 年(1861)補刊道光九年(1829)刊本，共分 40 冊。而〈附錄 1：《皇清經解》徵引王肅出處表〉便是依該版本卷數、頁碼以統計，並且以「卷數/頁碼/總頁數」的方式表示。表中成員序列依《皇清經解》編排次序為準。各家生卒年主要參考林慶彰老師所編《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⁵另參考中央研究院圖書查詢系統、香港中

² 可參考陳東輝：〈《皇清經解》輯刻始末暨得失評駁〉，《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 年第 5 期，頁 45~47。陳祖武(1943~)、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416~422。竺靜華：《從正續《清經解》的比較論清代經學的發展趨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17~30。基本上誠如〔清〕夏修恕(1802 進士)所說，本次編纂之目的，主要在於「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見〔清〕夏修恕：〈序〉，〔清〕阮元輯：《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61 年影印〔清〕咸豐 11 年(1861)補刊道光 9 年(1829)刊本)，第 1 冊，頁 1b，總頁 1。以下使用《皇清經解》皆依此版本。

³ 〔清〕沈豫：〈皇清經解淵源錄題辭〉，《皇清經解提要》(臺北：廣文書局，1977 年國學珍籍彙編本)，頁 1。

⁴ 將《皇清經解》視為集結乾嘉漢學研究成果的看法，遂一直沿用至今。例如民國 4 年(1915)葉德輝(1864~1927)所撰《經學通誥》描述《皇清經解》為「阮文達督兩廣時搜集有清治漢學諸經解書，彙為此編，道光以前之作者，盡入網羅」見葉德輝：《經學通誥》(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15 年)，頁 8。陳祖武等人所著《乾嘉學派研究》也視《皇清經解》為「將清代前期的主要學者著述匯聚一堂，對此一時期的經學成就，尤其是乾嘉學派的業績，做了一次成功的總結」。見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同注 2，頁 420。

⁵ 林慶彰老師(1948~)主編：《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年)。此外感謝車行健老師細心查證各家生卒年，並提供陳鴻森先生〈清代學者疑年考〉一文供我參考。其中尤以凌廷堪生卒年出入最大。

文大學圖書館系統。此外，由於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性質傾向斟讎考訂，而較不涉及義理層次的論析，故在進行統計時未予納入。

第二、侷限條件。整理《皇清經解》中各家對於王肅言論的徵引使用、整體學理之評述，甚至是對王肅此人的褒貶讚毀，以試圖理解部分清代學者心中對於王肅的印象及環繞於王肅的諸項議題時，由於透過徵引、評述以“推測”各家之初始立場及閱讀預設，本就是仁智互見的詮釋過程。即便書面文字明確地表達了對於王肅經學的看法，然而是否真的就能等同於評論者發言時的立場？這其中還存有不少的空間可供思索。重以受到西方語用學、翻譯學的影響，⁶對於發言者當下的對話情境不可忽視；而傳統「知人論世」的進路，強調透過對於作者及其歷史線索更多地掌握，以重建當時文化語境，⁷因此在既要見樹又要見林的多重條件論之下，更將造成“歧見”的在所難免。然而本次統計的原初目的，僅設定為透過數據的掌握以觀《經解》內容大略的趨勢，進而對於現代研究者心中王肅形象的建構歷程有所理解，因此為避免徒生枝蔓，故本次統計乃將前述可能會導致不同解讀結果的各項變因暫不予納入，純粹地端賴原始文獻的文字表述以進行判讀。當然不能否認且無法避免的是那些我可意識或無意識的前備知識所形構的詮釋視域，將會是判讀時影響最鉅的因素。

我將本次檢索的結果，區分為三大類型以進行統計：正面同意、負面批評、中性徵引。其中需要先對於「中性徵引」類稍作交待。「中性徵引」類的內容性質傾向於工具性的運用王肅言論，意即徵引者運用王肅言說時，其實是假他人之酒杯澆我胸中之塊壘的做法，論述的目的不在辨析王肅義理內涵，而只是將王肅言論，充作建構一己論述的學術資源，因此只具有工具性的意義。根據統計結果看來，這部份的數量所佔比例甚鉅。茲將統計結果條列如【表 1】。由於徵引情形繁雜，且數量不少，因此【表 1】僅將各家著述中徵引情形轉以量化呈現，至於各條實際的徵引與運用情形，在此不多作贅述。而各家著述徵引出處則請參考〈附錄 1：《皇清經解》徵引王肅出處表〉。

⁶ 有關翻譯與語言交往時，語境所造成的影響，可參考孫藝風（1957~）：《視角 翻譯 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06~110。以及常敬宇（1940~）：〈論語境的功能〉，《語用·語義·語法》（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6~34。

⁷ 這種研究方式，目前學界或稱為「文化詩學」的研究路向。請參考李春青（1955~）：《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30。李在另一著作《在文本與歷史之間：中國古代詩學意義生成模式探微》中亦曾說明「文化詩學」的意涵就是「將闡釋對象，置於更大的文化學術系統中進行考察」，見氏著：《在文本與歷史之間：中國古代詩學意義生成模式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1。此種觀念與我在頁 5 提到的「脈絡化」處理方式相近。

姓名	生卒年	書名	評價			類別
			正面同意	負面批評	中性徵引	
顧炎武	1613~1682	左傳杜解補正	1	0	2	春秋
		音論	0	0	0	小學
		易音	0	1	1	易經
		詩本音	0	0	2	詩經
		日知錄	1	1	2	經解總義
閻若璩	1636~1704	四書釋地	0	1	0	四書
		四書釋地續	0	0	1	四書
		四書釋地又續	1	2	0	四書
		四書釋地三續	0	0	1	四書
		孟子生卒年月考	0	0	0	四書
		潛邱劄記	1	0	2	經解總義
胡渭	1633~1714	禹貢錐指	3	4	1	尙書
萬斯大	1633~1683	學禮質疑	0	4	0	三禮
		學春秋隨筆	0	1	0	春秋
陳啓源	1606~1683	毛詩稽古編	15	16	24	詩經
毛奇齡	1606~1683	仲氏易	5	5	23	易經
		春秋毛氏傳	0	0	3	春秋
		春秋簡書刊誤	0	0	0	春秋
		春秋屬辭比事記	0	0	0	春秋
		經問	3	2	4	經解總義
		論語稽求篇	3	0	1	四書
		四書臆言	0	0	2	四書
惠周惕	1641~1697	詩說	0	2	0	詩經
姜宸英	1628~1699	湛園札記	0	0	0	經解總義
臧琳	1650~1713	經義雜記	4	39	16	經解總義
馮景	1652~1715	解春集	0	0	2	經解總義
蔣廷錫	1669~1732	尙書地理今釋	0	0	1	尙書
惠士奇	1671~1741	易說	2	0	0	易經
		禮說	4	7	3	三禮
		春秋說	1	1	0	春秋
王懋竑	1668~1741	白田草堂存稿	1	2	3	經解總義
江永	1681-1762	周禮疑義舉要	0	0	0	三禮
		深衣考證	0	0	0	三禮
		春秋地理考實	0	0	2	春秋

姓名	生卒年	書名	評價			類別
			正面同意	負面批評	中性徵引	
江永	1681-1762	群經補義	0	0	2	經解總義
		鄉黨圖考	0	3	1	四書
吳廷華	1682~1755	儀禮章句	0	2	0	三禮
秦蕙田	1702-1764	觀象授時	0	0	0	其他
全祖望	1705-1755	經史問答	1	3	5	經解總義
杭世駿	1696-1773	質疑	1	2	0	經解總義
齊召南	1706~1768	注疏考證	3	2	1	經解總義
沈彤	1688~1752	周官祿田考	0	0	0	三禮
		尚書小疏	0	0	0	尚書
		儀禮小疏	1	0	0	三禮
		春秋左傳小疏	0	0	2	春秋
		果堂集	0	0	0	經解總義
惠棟	1697-1758	周易述	8	4	12	易經
		古文尚書考	0	4	1	尚書
		春秋左傳補注	7	2	10	春秋
		九經古義	2	7	11	經解總義
莊存與	1719-1788	春秋正辭	0	0	0	春秋
盧文弨	1717-1795	鍾山札記	0	0	2	經解總義
		龍城札記	0	2	0	經解總義
江聲	1721-1799	尚書集注音疏	11	31	29	尚書
王鳴盛	1722-1777	尚書後案	21	65	54	尚書
		周禮軍賦說	0	2	1	三禮
錢大昕	1728-1804	十駕齋養新錄	2	1	0	經解總義
		十駕齋養新餘錄	0	0	1	經解總義
		潛研堂文集	0	2	4	經解總義
崔灝	1736~1788	四書考異	0	8	21	四書
盛百二	?	尚書釋天	0	2	0	尚書
孫志祖	1736~1800	讀書脞錄	1	2	1	經解總義
		讀書脞錄續編	0	4	1	經解總義
任大椿	1738-1789	弁服釋例	0	5	1	三禮
		釋繪	0	0	0	三禮
邵晉涵	1743-1796	爾雅正義	2	2	8	小學
程瑤田	1725-1814	宗法小記	0	0	0	三禮
		儀禮喪服足徵記	0	0	0	三禮
		釋宮小記	0	0	0	三禮

姓名	生卒年	書名	評價			類別
			正面同意	負面批評	中性徵引	
程瑤田	1725-1814	考工創物小記	0	0	0	三禮
		磬折古義	0	0	0	三禮
		溝洫疆理小記	0	0	0	三禮
		禹貢三江考	0	0	0	尙書
		水地小記	0	0	0	小學
		解字小記	0	0	0	小學
		聲律小記	0	0	0	三禮
		九穀考	0	0	2	小學
		釋草小記	0	0	0	小學
		釋蟲小記	0	0	0	小學
金榜	1735-1801	禮箋	0	5	2	三禮
戴震	1724~1777	毛鄭詩考正	1	0	0	詩經
		詩經補注	0	1	0	詩經
		考工記圖	1	0	0	三禮
		東原集	1	2	0	經解總義
段玉裁	1735-1815	古文尙書撰異	18	2	41	尙書
		毛詩故訓傳	0	1	1	詩經
		詩經小學	0	1	3	詩經
		周禮漢讀考	1	1	0	三禮
		儀禮漢讀考	0	0	0	三禮
		說文解字注	9	6	19	小學
		六書音韻表	0	0	0	小學
		經韻樓集	2	1	2	經解總義
王念孫	1744-1832	廣雅疏證	2	1	14	小學
		讀書雜誌	0	1	1	經解總義
孔廣森	1752-1786	春秋公羊通義	0	0	3	春秋
		禮學卮言	0	5	0	三禮
		大戴禮記補註	0	2	5	三禮
		經學卮言	0	2	2	經解總義
錢塘	清乾隆庚子進士	漑亭述古錄	0	1	0	經解總義
李惇	1734~1784	群經識小	0	1	1	經解總義
武億	1735~1790	經讀考異	2	2	7	經解總義
孫星衍	1753-1818	尙書今古文注疏	2	7	4	尙書
		問字堂集	0	8	0	經解總義
胡匡衷	?	儀禮釋官	0	0	0	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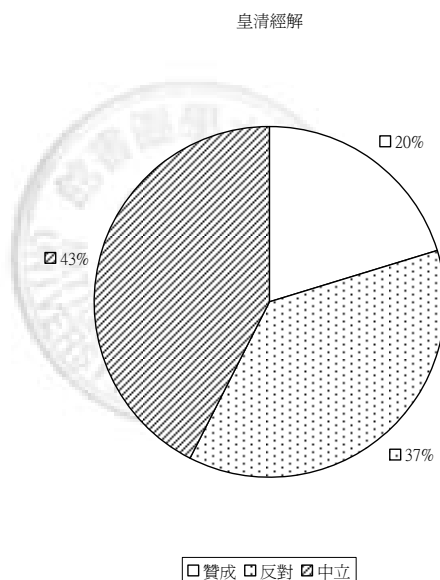
姓名	生卒年	書名	評價			類別
			正面同意	負面批評	中性徵引	
凌廷堪	1755-1825	禮經釋例	0	2	0	三禮
		校禮堂文集	0	0	0	三禮
劉台拱	1751-1805	劉氏遺書	0	1	0	四書
汪中	1744-1794	述學	2	0	1	經解總義
		經義知新錄	0	0	0	經解總義
		大戴禮記正誤	0	0	17	三禮
阮元	1764-1849	曾子注釋	0	1	0	三禮
		車制圖考	0	0	0	三禮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0	0	0	其他
		疇人傳	0	0	0	其他
		擘經室集	2	2	1	經解總義
張敦仁	1754~1834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0	3	1	三禮
焦循	1763-1820	易章句	2	0	1	易經
		易通釋	5	2	2	易經
		易圖略	0	0	0	易經
		孟子正義	4	5	10	四書
		周易補疏	0	1	3	易經
		尚書補疏	2	0	2	尚書
		毛詩補疏	3	2	0	詩經
		禮記補疏	1	0	1	三禮
		春秋左傳補疏	0	1	0	春秋
論語補疏	0	0	0	四書		
江藩	1761-1831	周易述補	0	0	2	易經
臧庸	1767-1811	拜經日記	3	17	5	經解總義
		拜經文集	0	0	1	經解總義
梁玉繩	1744~1819	瞥記	1	1	0	經解總義
王引之	1766-1834	經義述聞	26	26	39	經解總義
		經傳釋詞	8	3	4	經解總義
張惠言	1761-1802	周易虞氏義	0	0	2	易經
		周易虞氏消息	0	0	0	易經
		虞氏易禮	0	1	0	易經
		周易鄭氏義	0	0	0	易經
		周易荀氏九家義	0	0	0	易經
		易義別錄	0	1	7	易經
陳壽祺	1771-1834	五經異義疏證	2	4	6	經解總義

姓名	生卒年	書名	評價			類別
			正面同意	負面批評	中性徵引	
陳壽祺	1771-1834	左海經辨	3	4	1	經解總義
		左海文集	0	2	2	經解總義
許宗彥	1768~1818	鑑止水齋集	2	2	3	經解總義
郝懿行	1757~1825	爾雅義疏	10	1	6	小學
馬宗璉	?	春秋左傳補注	2	0	1	春秋
劉逢祿	1776-1832	公羊何氏釋例	0	0	0	春秋
		公羊何氏解詁	0	0	0	春秋
		發墨守評	0	0	0	春秋
		穀梁廢疾申何	0	0	0	春秋
		左氏春秋考證	0	0	0	春秋
		箴膏肓評	0	0	0	春秋
		論語述何	0	0	0	四書
胡培翬	1782-1849	燕寢考	0	0	0	三禮
		研六室雜著	0	0	0	經解總義
趙坦	1765~1828	春秋異文箋	0	0	3	春秋
		寶璧齋札記	0	0	0	經解總義
		寶璧齋文集	0	0	0	經解總義
洪震煊	1770~1815	夏小正疏義	0	0	3	三禮
劉履徇	1738~1795	秋槎雜記	1	0	1	經解總義
崔應榴	1749~1815	吾亦廬稿	2	2	2	經解總義
方觀旭	?	論語偶記	0	1	0	四書
陳懋齡	?	經書算學天文考	0	0	0	經解總義
宋翔鳳	1777-1860	四書釋地辨證	0	1	0	四書
李黼平	1770~1833	毛詩紉義	14	34	9	詩經
凌曙	1775~1829	公羊禮說	1	2	1	三禮、春秋
		禮說	1	1	2	三禮
阮福	?~1802	孝經義疏	1	0	0	孝經
朱彬	1753-1834	經傳考證	0	4	2	經解總義
劉玉馨	1738~1797	璧齋遺稿	0	0	1	經解總義
王崧	1752~1837	說緯	0	0	2	經解總義
嚴杰	1763~1843	經義叢鈔	3	32	19	經解總義
馮登府	?	國朝石經考異	0	0	0	小學
		漢石經考異	1	1	0	小學
		魏石經考異	0	0	0	小學
		唐石經考異	0	0	0	小學

姓名	生卒年	書名	評價			類別
			正面同意	負面批評	中性徵引	
馮登府?		蜀石經考異	0	1	0	小學
		北宋石經考異	0	0	0	小學
		三家詩異文疏證	1	1	2	詩經
許鴻馨	?~1757	尙書札記	1	1	4	尙書

【表 1】

以下先針對統計所得數據進行說明。本次統計共得 1227 筆資料，其中屬於「正面同意」者共 248 筆；「負面批評」者共 456 筆，「中性徵引」者共 523 筆。以比例來看，「正面同意」約佔 20.2%；「負面批評」約佔 37.1%；「中性徵引」則佔 42.6%。整體而言，可以明顯看出乾嘉學者對於王肅及其學說的負面評價狀況較正面同意情況高出 16.9%。大致上反映了當時對於王肅之說接受情形的概況。



若再將各作品依所屬經類區分為 9 類：經解總義、《易經》類、《尙書》類、《詩經》類、三禮類、《春秋》類、《四書》類、小學類、其他類。⁸那麼各類對於王肅學說之徵引評述情形分別如下：

(1) 經解總義類共 50 部作品，426 筆：正面同意共 80 筆 (18.8%)，負面批評共 186 筆 (43.7%)，中性徵引共 160 筆 (37.6%)。(2) 《易經》類共 15 部作品，90 筆：正面同意共 22 筆 (24.4%)，負面批評共 15 筆 (16.7%)，中性徵引共 53 筆 (58.9%)。(3) 《尙書》類共 12 部作品，311 筆：正面同意共 58 筆 (18.6%)，負面批評共 116 筆 (37.3%)，中性徵引共 137 筆 (44.1%)。(4) 《詩經》類共 10 部作品，133 筆：正面同意共 34 筆 (25.6%)，負面批評共 58 筆 (43.6%)，中性

⁸ 此分類模式係參考竺靜華：《從正續《清經解》的比較論清代經學的發展趨勢》，同注 2，頁 229。

徵引共 41 筆 (30.8%)。(5) 三禮類 共 35 部作品, 68 筆: 正面同意共 9 筆 (13.2%), 負面批評共 40 筆 (58.8%), 中性徵引共 19 筆 (27.9%)。(6) 《春秋》類 共 21 部作品, 46 筆: 正面同意共 12 筆 (26.1%), 負面批評共 7 筆 (15.2%), 中性徵引共 27 筆 (58.7%)。(7) 《四書》類 共 12 部作品, 67 筆: 正面同意共 8 筆 (11.9%), 負面批評共 22 筆 (32.8%), 中性徵引共 37 筆 (55.2%)。(8) 小學類 作品共 17 部, 85 筆: 正面同意共 24 筆 (28.2%), 負面批評共 12 筆 (14.1%), 中性徵引共 49 筆 (57.6%)。(9) 其他類 共 3 部, 皆未徵述王肅之說。為便於閱讀比對, 謹將上述結果依作品數量多寡依序表列如下:

	作品量 (部)	徵引量 (筆)	正面 同意量 (筆)	同意 所佔比	負面 批評量 (筆)	批評 所佔比	正反 差距
經解總義類	50 部	426	80 筆	18.80%	186 筆	43.70%	24.90%
三禮類	35 部	68	9 筆	13.20%	40 筆	58.80%	45.60%
《春秋》類	21 部	46	12 筆	26.10%	7 筆	15.20%	10.90%
小學類	17 部	85	24 筆	28.20%	12 筆	14.10%	14.10%
《易經》類	15 部	90	22 筆	24.40%	15 筆	16.70%	7.70%
《尚書》類	12 部	311	58 筆	18.60%	116 筆	37.30%	19.10%
《四書》類	12 部	67	8 筆	11.90%	22 筆	32.80%	20.90%
《詩經》類	10 部	133	34 筆	25.60%	58 筆	43.60%	18%
其他類	3 部	0	0 筆	0.00%	0 筆	0.00%	0.00%

【表 2】

根據【表 2】可以看出,《經解》中 9 大類作品,其中以經解總義類所佔數量最多,共有 50 部作品,而三禮類居次,共有 35 部作品。然而就 9 大類作品各自內部對於王肅正反兩造看法的差距來看,則以三禮類正反差距量為最高,達到 45.6%。相較於差距量最低者《易經》類 7.7% 的表現,足足高出 37.9%。所謂的正反差距量代表著該類著述整體反映出對於王肅評價一致性的高低,越接近 100% 代表著共識程度越高。相反地,愈趨近於 0%,則代表兩造意見所佔比例不相上下。換句話說,乾嘉學者三禮類的研究著作,相較於其他經類而言,對於王肅持負面評價的情況較為一致,佔三禮類徵引王肅資料總數近 6 成。也就是說三禮類著述中每 10 筆徵引王肅的資料中便有近 6 筆的資料是對於王肅採取負面的論述。⁹若進一步對於《經解》中這 1227 筆徵引王肅的資料稍行統計,可以歸納出 10 項當時環繞於王肅及其學說相關的禮制討論,包括有:(1) 郊丘議題 (2) 六宗祭祀內容 (3) 社稷所祭對象 (4) 禘祫名義 (5) 廟制 (6) 立主之禮 (7) 明堂制度與祖宗名義 (8) 辟雍與郊之建制 (9) 祥禫日期 (10) 父卒繼母嫁服制

⁹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春秋》類、小學類以及《易經》類著述反映出對於王肅正面同意值高於負面批評值的情形。其中原因尚需他文處理。

等 10 項議題。

以上是就各經類內部正負分布情況進行討論，倘若改以作品類型加以分析，那麼可以粗略地將《經解》中收錄的各家作品區分為「雜文劄記」與「經傳注疏」兩大類型。「雜文劄記」類約與前述「經解總義」類之內容相同。除此之外，前述《易經》類、《尚書》類、《詩經》類、三禮類、《春秋》類、《四書》類、小學類這 7 大類作品，其呈現方式多採「經傳注疏」的模式。比較「雜文劄記」與「經傳注疏」兩種作品類型的書寫方式，可以發現就傳達作者個人立場與想法這一點來看，「雜文劄記」較「經傳注疏」類，展現出更大的任意性與自主性。相較於彼，「經傳注疏」類型的著述方式，更注重在承認經書文句有其相當合理性的前提下進行撰寫，因此作者任何的宣稱與陳述，都無法迴避於經典文句的制約，都必須對於經書文句有所回應。甚至在相當程度上來講，經傳注疏類的作品中，注者的個人意見，其實只具有工具性的意義與價值。¹⁰若將此二類方式稍加區分，則可以回應數據所見的兩種現象。第一，有關整體統計結果以中性徵引為數大宗此一現象。楊師晉龍嘗撰〈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用《化書》及其相關問題探究〉一文，曾指出：

這種資料的承襲性，不僅是《詩經》詮解饒出現的狀況，實際上還是經書詮解中普遍存在的現象。¹¹

此種資料承襲引用而少加思辨論析的古代經典詮釋特徵，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因此層層相疊的歷代說解內容在被徵引時，實際上體現出徵引者「崇古貴舊」，¹²訴諸經疏文字傳統，以建構自身言說合法性的心態。職是之故，《經解》中扣除了 50 部雜文劄記類作品之外，其餘大量的經傳注疏類著作在徵引王肅言論時，其實多是重複前人之迹。轉化為數據，便呈現出有 43% 的中性徵引。這應當是中性徵引蔚為大宗的主要原因。

其次，相較於經傳注疏類的作品，雜文劄記類作品由於受到較少程度經典文句的制約影響，因此更能直接反映出作者的立場與看法。前段曾就整體的角度

¹⁰ 對於聖人本意（道）的企求，是多數古代士人儒生進德修業的根本關懷。然而要企及此殊勝美地的方法與條件，唯訴諸於經典文字的體證。章學誠（1738~1801）《文史通義·原道中》對此嘗有所說明：「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及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為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在此意義下，任何形式的呈現，如劄記、雜文、經典注疏，甚至是日常的踐履，都可以視為對於經典文句的一種對話與回應。因此必須強調的是，「雜文劄記」與「經典注疏」的劃分，並不代表二者本質上的不同，而旨在強調詮釋者主體與經典客體在詮釋過程中參與程度上的強弱區別。另可以參考劉家和（1928~）〈從清儒的臧否中看左傳杜注〉一文的處理方式。劉在此文中將清儒對於杜注的評述與回應區分為「義理類」與「考據類」進行討論，然不論何者，皆是對於杜《注》的回應。其精神與本處所論相符，可參看。上引文見〔清〕章學誠，葉瑛校注：〈原道中〉，《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上冊，頁 132。劉家和：〈從清儒的臧否中看左傳杜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5 期，頁 30~43。

¹¹ 楊師晉龍：〈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用《化書》及其相關問題探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1 期（2002 年 9 月），頁 293~338。引句出於頁 330。

¹² 同上注。

進行分析，看出負面評價高於正面 16.9%的大略趨勢。在此進一步分析這類雜文劄記類所得的結果，當更能如實地呈現乾嘉學者對於王肅的看法與態度。透過雜文劄記的方式表達對於王肅的看法的作家及作品如下【表 3】。

姓名	生卒年	書名	評價		
			正面同意	負面批評	中性徵引
顧炎武	1613~1682	日知錄	1	1	2
閻若璩	1636~1704	潛邱劄記	1	0	2
毛奇齡	1606~1683	經問	3	2	4
姜宸英	1628~1699	湛園札記	0	0	0
臧琳	1650~1713	經義雜記	4	39	16
馮景	1652~1715	解春集	0	0	2
王懋竑	1668~1741	白田草堂存稿	1	2	3
江永	1681-1762	群經補義	0	0	2
全祖望	1705-1755	經史問答	1	3	5
杭世駿	1696-1773	質疑	1	2	0
齊召南	1706~1768	注疏考證	3	2	1
沈彤	1688~1752	果堂集	0	0	0
惠棟	1697-1758	九經古義	2	7	11
盧文弨	1717-1795	鍾山札記	0	0	2
盧文弨		龍城札記	0	2	0
錢大昕	1728-1804	十駕齋養新錄	2	1	0
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餘錄	0	0	1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0	2	4
孫志祖	1736~1800	讀書脞錄	1	2	1
孫志祖		讀書脞錄續編	0	4	1
戴震	1724~1777	東原集	1	2	0
段玉裁	1735-1815	經韻樓集	2	1	2
王念孫	1744-1832	讀書雜誌	0	1	1
孔廣森	1752-1786	經學卮言	0	2	2
錢塘	清乾隆庚子 進士	漑亭述古錄	0	1	0
李惇	1734~1784	群經識小	0	1	1
武億	1735~1790	經讀考異	2	2	7
孫星衍	1753-1818	問字堂集	0	8	0
汪中	1744-1794	述學	2	0	1
		經義知新錄	0	0	0

姓名	生卒年	書名	正面同意	負面批評	中性徵引
阮元	1764-1849	擘經室集	2	2	1
臧庸 臧庸	1767-1811	拜經日記	3	17	5
		拜經文集	0	0	1
梁玉繩	1744~1819	瞥記	1	1	0
王引之	1766-1834	經義述聞	26	26	39
王引之		經傳釋詞	8	3	4
陳壽祺	1771-1834	五經異義疏證	2	4	6
陳壽祺		左海經辨	3	4	1
陳壽祺		左海文集	0	2	2
許宗彥	1768~1818	鑑止水齋集	2	2	3
胡培翬	1782-1849	研六室雜著	0	0	0
趙坦	1765~1828	寶璧齋札記	0	0	0
趙坦		寶璧齋文集	0	0	0
劉履徇	1738~1795	秋槎雜記	1	0	1
崔應榴	1749~1815	吾亦廬稿	2	2	2
陳懋齡	?	經書算學天文考	0	0	0
朱彬	1753-1834	經傳考證	0	4	2
劉玉馨	1738~1797	璧齋遺稿	0	0	1
王崧	1752~1837	說緯	0	0	2
嚴杰	1763~1843	經義叢鈔	3	32	19

【表 3】

上述雜文劄記類作者包括有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姜宸英、臧琳、馮景、王懋竑、江永、全祖望、杭世駿、齊召南、沈彤、惠棟、盧文弨、錢大昕、孫志祖、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錢塘、李惇、武億、孫星衍、汪中、阮元、臧庸、梁玉繩、王引之、陳壽祺、許宗彥、胡培翬、趙坦、劉履徇、崔應榴、陳懋齡、朱彬、劉玉馨、王崧、嚴杰，共 40 位學者、50 部作品、426 筆徵引數據：其中正面同意共 80 筆，佔 18.8%。負面批評共 186 筆，佔 43.7%。中性徵引共 160 筆，佔 37.6%。若將此名單與江藩（1761~1831）《漢學師承記》及阮元《國史儒林傳稿》所登載之名單相比對，其中共有 20 位學人納入上述二書之中，¹³意思就是在當時漢宋學並存的時代思潮之下，此 40 位學者中至少有 20 位

¹³ 見於《漢學師承記》者，共 16 人：顧炎武、閻若璩、臧琳、江永、沈彤、惠棟、盧文弨、錢大昕、戴震、孔廣森、錢塘、李惇、武億、孫星衍、汪中、臧庸。見於《國史儒林傳稿》者，共 18 人：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臧琳、王懋竑、江永、全祖望、沈彤、惠棟、盧文弨、錢大昕、孫志祖、戴震、孔廣森、錢塘、李惇、武億、臧庸。請見〔清〕江藩，漆永祥（1965~）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清〕阮元：《儒林傳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影印《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537 冊，頁 617~683。案具漆永祥考證，《漢學師承記》編纂過程大約在嘉慶 12 年至 16 年之間（1807~1811）。而據考證的結果，江藩編

或因其治學方式，或因其地域師承，在當時被定位為漢學學者。但何以這批乾嘉學者對王肅及其學說多抱持著負面觀感？若想要更具體的了解，則需對於他們反對王肅之說的理由稍作分析與歸納。

由於臧琳《經義雜記》中對於王肅正反評價數量差距最為懸殊，共計有 39 筆反對、批評王肅之說的紀錄，對於我們考察乾嘉學者視野下的王肅形象，參考價值頗高，故今擬透過歸納臧琳批評王肅的內容與立場，見微知著，試圖勾勒當時學者所認知的王肅形象。茲將臧琳《經義雜記》中批評王肅的各種情形，依序條列如下。

出處 (卷/頁碼/總頁數)	條目	內容
195/〈題辭〉1a/1843	題辭	至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 (案此為阮元作)
195/28a/1858	承天龍也	王肅注龍和也不依傳記及詩箋獨用長發傳者有心與鄭立異
196/5a-b/1864	畏死	欲異於鄭實乖舊義矣
196/11a/1867	終朝三掬之	王肅作禠而以為解此與鄭立異耳
196/23b/1873	民無德而稱焉	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
196/29a/1876	犧尊象尊	王肅好與鄭難故為異說耳
197/3a/1880	廋焚	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
197/26a/1891	即鹿无虞	王肅好與鄭難因私改為麓
197/30a/1893	尚書異說	鄭說較馬孔為精肅改鄭注正義已有駁難
198/10b/1900	願言則耄	此蓋出王肅之私意以見毛之絕不與鄭同
198/13a/1902	農用八政	王肅從馬悖鄭而反異於孔傳此小人之譎詭不可測處
198/23a/1907	以慰我心	王肅據此改傳為怨以破鄭幸馬本毛傳作慰安尚可為證
198/24a/1907	王仲任說堯典	故王肅孔傳用之但不如王仲任說為允耳
198/33b/1912	古之人無擇	毛詩傳先秦古書傳注中最可信者而為王肅所亂痛哉痛哉
198/36a/1913	駉牝三千	王肅妄改以與箋義相難
199/9b/1918	陳言而伏諍	王肅於家語妄改諍為靜

纂《漢學師承記》的選人原則之一，乃是以已逝學者為主，健在者不入記。見漆永祥：〈前言〉，前揭書，頁 19、23。因此，上述 39 位學人大約序列於阮元之後的學者，皆因此例而不入記。

199/30b/1928	命之曰建橐	王肅則以建橐為封建橐攷弓矢之功較之馬鄭迂曲難通矣
200/5a-b/1933	遁名改作	肅蓋據家語以改禮記有意作古使人不疑耳
200/6b/1933	仲尼居	而經無文與王肅解同則古文可疑矣
200/9a-b/1935	王肅易為香臭	香字不當有必肅所妄增經傳
200/12b-13a/1937	王肅改玉藻記	此明是王肅妄改以與鄭異
200/23a/1941	鄭箋改字有本	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
201/6a/1949	衷窈窕	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此因箋改為衷故肅讀如字以難鄭
201/28a/1960	八十曰耄	八十曰耄與王肅易注合疑此禮記係王肅私加
201/32a-33a/1962-1963	濟濟者容也	王肅妄改容字以破鄭…蓋王肅既改禮記以破鄭遂私作家語以證其是矣
201/34b-35a/1963-1964	南風之詩	王肅增加家語以鄭為失妄孰甚焉…王肅禮記注既作聖證論以難鄭遂自用其說
202/4b-8b/1966-1968	王肅聖證論	案·全篇進行校訂
202/13b-14a/1971	相近於坎壇	嘗疑孔子家語孔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
202/27a/1978	五帝本紀書說	其實馬鄭王並注古文苟非王肅所改不容有異也
203/19b/1993	俗本詩集傳	惟家語辯政作奚必王肅私改以異鄭
203/23b/1995	孫王改讀	若王肅改為忘則弗之忘更不成文
204/5b/2003	席間函丈	王肅見鄭之所棄便取以相異
204/8b/2004	稷曰明粢	王肅曲通偽文誤矣
204/9a/2005	贈增也	蓋王肅改毛為贈送以異鄭耳
204/14a/2007	維此王季	王肅注毛詩亦作文王者此因鄭箋毛詩是王季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
204/20b/2010	勿士銜枚	王肅改銜為行以與鄭異王肅自云述毛定本為肅所惑以為毛作行而鄭改為銜遂誤從之
204/28a/2014	皇矣傳考正	據孔氏所言知王肅既竄改毛詩即私撰家語以合其所改罪案見在可覆審也
204/32b/2016	臧文仲居蔡	此王肅好與鄭難陰排論語注出蔡地之說耳

204/34a/2017	每懷靡及	然則每雖懷和之訓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牽合上下…肅之罪於是不可逭矣
--------------	------	--------------------------------------

【表 4】

根據臧琳對於王肅的批評內容進行歸納，39 筆資料中，論及王肅有心難鄭者共計 24 筆，佔全數 62%。論及王肅竄改、偽造經文者共計 27 筆，佔全數 69.2%。在無法窮盡各家反對王肅的情形時，對於臧琳《經義雜記》的統計與分析有助於推測，乾嘉學者貶抑及批評王肅的原因，多是認為王肅有心挑戰鄭玄經說，進而鬆動鄭學在儒家經典詮釋中的權威地位，此其一也。此外，影響乾嘉學者不願持平地檢視王肅之說的另一項原因，便是認為王肅好竄改與偽造經籍。透過以上說明可知王肅在乾嘉時期的傳播，多著重在其好與鄭異及妄改經籍此兩項特徵。這種評價狀態若與下文所梳理六朝時期的王肅形象相對照，則可以發現將王肅「好與鄭異」的中性特徵賦予了價值評斷，可算是乾嘉學者創發之處。¹⁴之所以在評論王肅時會滲透了大量負面的價值話語，多少與當時崇漢尊鄭的風氣有關，誠如前引沈豫〈皇清經解淵源錄題辭〉所言，這些列入《經解》的諸家，在當時鄭玄神聖化的現象下，儼然具有賡續宗統，鞏固學脈的身分與義務。¹⁵也因此面對著對鄭玄不具有強烈認同意識如王肅之流的雜音異端，自然展現了學派社群的排他作用。因此王肅在乾嘉學者的視野下，較不易獲得正面肯定的評斷也是相當正常之事。

通過考察《皇清經解》中徵引、評述王肅的相關言論，可以得知乾嘉學者對於王肅及其學說的評價與立場。由於乾嘉學者推崇鄭玄，故在此接受預期之下面對著王肅學說，自然難以給予正面的肯定。透過分析臧琳《經義雜記》批評王肅的說法，可以約略推得乾嘉學者視野下的王肅形象，乃是一好竄改偽造經籍，以逞一己攻訐鄭玄私欲的卑劣之徒。而此一觀點也間接地延續至今，成為現代經學研究者心中王肅形象的來源之一。以上乃本節所得。

後話：以傳播擴散的角度進行思考，王肅學說面對著以鄭為尊的主流話語擠壓之下，其可能造成的反傳播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面對著乾嘉學者宗鄭意識的壓制，王肅學說所可能面對到的情形，除了逐漸喪失傳播空間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王肅之說是否會因乾嘉學者的大力撻伐反而間接地促成其說得以保留，而在那些乾嘉學者勢力無法延及的場域之中得到重視與接受？¹⁶此外，乾

¹⁴ 有關六朝時期禮家諸生對於王肅及其學說的想法與態度，請見第 4 章〈王肅禮學體系的擴散與傳播〉。

¹⁵ 此處「鄭玄神聖化」的想法，旨在說明乾嘉學者有意地頌揚、抬升鄭玄在經學發展中的價值意義。此想法乃受到張壽安先生（1951~）之啟發。張壽安先生近作〈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便是考察了阮元學圈為豎立乾嘉漢學經統，故透過諸多制度性的創制與推動，以試圖建構鄭玄的宗主形象。這些制度的推動包括了致力於促使鄭玄復祀孔廟，另於詒經精舍創立「許鄭祠」，仿孔廟祭祀從祀制度以祀奉鄭玄。詳見張先生：〈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2 期（2006 年 6 月），頁 53~111。

¹⁶ 此一觀點可參考姜子龍（1981~），曹萌（1959~）：〈禁燬與傳播——關於明清小說的一種另類

嘉學者是否會爲了凝聚學術社群意識，而策略性地抨擊王肅之說，進而間接地促成王肅學說得以保留與延續？這些議題都尚待他日學力充足，資料蒐集齊全復行解決。

第二節 清末民初的建構與反省：以皮氏論述傳播歷程爲起點

本節主要分爲兩大部份進行說明。第一部份先釐清皮錫瑞於《經學歷史》中對王肅的相關敘述內容，以及其立基點與論述重點分別爲何。第二部分則是關注《經學歷史》於 1906 年刊行後，對於當時及其後經學研究環境中「教育」（以 1949 年後臺灣地區爲對象）與「著作」兩項因素造成了哪些影響，且又是如何輾轉地影響王肅形象的塑造。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對現代經學研究者心中的王肅形象建構是否產生作用？將會是本節論述的重點。

要闡述《經學歷史》說法對當今王肅形象建構所造成的影響前，有必要先說明現今臺灣地區王肅相關研究中徵引、使用皮錫瑞《經學歷史》的情形，以證明《經學歷史》的論述內容確實影響著現今有關王肅的各項研究。茲將目前所搜集到以王肅爲主題的研究篇目表列如下【表 5】、【表 6】。

黃慶萱：〈王肅及其周易注〉，《幼獅學誌》10 卷 1 期（1972 年 3 月）
康義勇：〈王肅之詩經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18 期（1974 年 6 月）
許春雄：〈王肅之尚書學〉，《臺北商專學報》第 6 期（1975 年 7 月）
李振興：〈王肅經學概述〉，《孔孟月刊》16 卷 1 期（1977 年 9 月）
李振興：〈王肅之禮記學〉，《中華學苑》第 19、20 期（1977 年 3、9 月）
簡博賢：〈王肅詩學及其難鄭大義〉，《孔孟學報》第 38 期（1979 年 9 月）
徐芹庭：〈三國時代之易學〉，《孔孟學報》第 38 期（1979 年 9 月）
汪惠敏：〈王肅學述〉，《孔孟月刊》18 卷 12 期（1980 年 8 月）
簡博賢：〈王肅禮記學及其難鄭大義〉，《孔孟學報》第 41 期（1981 年 4 月）
黃忠慎：〈「馬融之經學」與「王肅之經學」〉，《今日中國》第 127 期（1981 年 11 月）
甘懷真：〈鄭玄、王肅天神觀的探討〉，《史原》第 15 期（1986 年 4 月）
歐慶亨：〈三國尚書學考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集刊》第 33 號（1989 年 6 月）
黃志祥：〈鄭學、王學之爭史略〉，《孔孟月刊》29 卷第 12 期（1991 年 8 月）
陳全得：〈皮錫瑞「魏晉爲經學中衰時期」觀點之評述〉，《孔孟月刊》30 卷 7 期（1992 年 3 月）

傳播方式》，《理論界》2005 年第 9 期，頁 192~193。透過此觀念可以進而開展爲域外王肅經說傳播此類議題。

楊師晉龍：〈神統與聖統一鄭玄王肅感生說異解探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期（1999年3月）
劉雪飛：〈簡論魏晉經學風氣的轉變及特點〉，《孔孟月刊》42卷7期（2004年3月）
寧鎮疆：〈由出土文獻再說《孔子家語》的性質及其成書過程〉，《孔孟學報》第82期（2004年9月）
李小平：〈禮「親親」「尊尊」孰重之辨〉，《孔孟月刊》第20卷11期（1982年7月）

【表 5】

【表 5】所列是臺灣地區以王肅作為主要研究內容之期刊論文目錄，目前共蒐得 18 篇。其中扣除許春雄〈王肅之尚書學〉至今未嘗得見之外，共有 17 篇。其中行文間有明確徵引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說法者共有 10 篇，佔全數 58.8%，接近 6 成的比例。此為《經學歷史》在臺灣地區王肅研究中擴散、滲透的例證之一。此外以王肅及其學說作為學位論文研究主題，或是其中有部份篇幅涉及王肅與其義理學說者，目前蒐得 13 篇，見下【表 6】。

湯雄飛：《今存三國遺籍考》（臺北：文化學院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67年）
黃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2年）
康義勇：《王肅之詩經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
李振興：《王肅之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6年）
徐芹庭：《魏晉七家易學之研究》（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
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臺北：三民書局，1980年）
沈秋雄：《三國兩晉南北朝春秋左傳學佚書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1年）
汪惠敏：《三國時代之經學研究》（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
柯金虎老師：《魏晉南北朝禮學書考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年）
歐慶亨：《三國尚書學考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鄒純敏：《鄭玄王肅詩經學比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林國鐘：《尚書正義對鄭玄、王肅之取舍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江淑君：《魏晉論語學之玄學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論文，1997年)

【表 6】

其中礙於湯雄飛論著時代較為久遠，至今尚未得見外，其餘 12 篇學位論文全部皆曾明確徵引、提及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結合上述二表及其統計結果，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在臺灣地區王肅研究成果中傳播與接受比例之高，可見一斑！¹⁷

職是之故，在此有必要將皮錫瑞對於王肅的描述，稍加分析，以釐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對於王肅諸多評價的立基點究竟為何？為便於讀者閱讀，茲將《經學歷史》中對於王肅之敘述全文摘錄如下。

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賈逵、馬融皆古文學，乃鄭學所自出。肅善賈馬而不好鄭，殆以賈馬專主古文，而鄭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肅之學，亦兼通今古文。肅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王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嘗習今文；而又治賈、馬古文學。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不知漢學重在顯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環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復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尤甚焉。

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以互相證明；託於孔子及孔氏子孫，使其徒孔衍為之證。不思《史》、《漢》皆云安國早卒，不云有所撰述；偽作三書，已與《史》、《漢》不合矣。而《家語》、《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為定論。不思漢儒議禮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可據依。故石渠、虎觀，天子稱制臨決。若有孔子明文可據，群言淆亂折諸聖，尚安用此紛紛為哉！肅作《聖證論》，以譏短鄭君；蓋自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其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適自發其作偽之覆。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王肅所作。是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不出於聖人矣。孫志祖《家語疏證》已明著其偽。

兩漢經學極盛，而前漢末出一劉歆，後漢末生一王肅，為經學之大蠹。…肅父朗，漢會稽太守，為孫策虜，復歸曹操，為魏三公。肅女適司馬昭，

¹⁷ 若將統計範圍稍加擴增，以兩岸學位論文徵引、參考皮錫瑞與其著作的情形為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分別以「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及「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作為搜尋對象，其檢索結果分別如下。臺灣地區檢索結果：所收最早為 63 學年度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黎建寰《尚書周書考釋》，至 95 學年度為止，共收有 353 筆。其中人文學類佔 335 筆，教育學類佔 11 筆，經社及心理學類佔 6 筆，其他學類佔 1 筆（楊榮豐：《先秦儒家踐禮之身體觀》（臺北：國立體育學院碩士論文，2000 年））。大陸地區檢索結果則是自 1999~2007 年為止，共登錄 338 筆。

黨司馬氏篡魏，但早死不見篡事耳。二人黨附篡逆，何足以知聖經！而歆創立古文諸經，汨亂今文師法；肅偽作孔氏諸書，並鄭氏學亦為所亂。歆之學行於王莽；肅以晉武帝為其外孫，其學行於晉初。《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立學官。晉初郊廟之禮，皆王肅說，不用鄭義。

其時孔晁、孫毓等申王駁鄭，孫炎、馬昭等又主鄭攻王，斷斷於鄭王兩家之是非，而兩漢顯門無復過問。重以永嘉之亂，《易》亡梁丘、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孟、京、費《易》亦無傳人，《公》、《穀》雖在若亡。晉元帝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時以為穀梁膚淺不足立。王敦之難，復不果行。晉所立博士，無一為漢十四博士所傳者，而今文師法遂絕。¹⁸

為便於說明，故將原文自行分段以彰顯皮氏關注焦點。首先皮錫瑞主在界定王肅義理系統在經學流行系譜中的定位，也透過正本溯源的方式以強調王肅與鄭玄的解經立場實際上如出一轍，並無差別。皮氏此處的說法，實際上具有兩項功用：第一、借由強調王肅亦同於鄭玄般「雜揉今古」、「敗壞家法」，以學術創發的角度，消解王肅在經學發展史上的價值與意義。第二、宣示自己以「漢學」為宗的立場。而按照皮氏所言，「漢學」主要特徵之一乃是「重在顯門」，嚴守家法。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出皮氏對於經學發展的看法，是採取一種接近於單向線性發展的觀點。也就是說，在刻意或無意識之下直接將「漢代經學」的盛衰主因直指鄭玄，而又將王肅的出現視為決定鄭玄經學義理體系影響力推移變化的主因，這種將時間序列與現象變化視為必然相關的線性史觀，多少帶有化約的疑慮。此當為皮氏評述王肅的基本預設立場，必須先行說明。

其次，皮錫瑞強調王肅著作的非真性。然而皮氏所謂之「真假」是在何種意義上來說呢？似乎未有明確交代。不過依照皮氏行文來看，其對於真假的評斷標準，必較接近於歷史意義的真假，而非抽象理路圓融與否的真與假。也就是說皮錫瑞關注的是王肅所謂源於孔門的各類著作，是否真的如王肅所宣稱，確實出於聖人之口；至於王肅所說的內容合理與否，適用與否，並非是皮錫瑞所關注的層面，此為第二點。¹⁹皮錫瑞第三所強調的是：王肅之說得以在晉初奪鄭學地位而代之的決定性因素在於，王肅與司馬炎之間的政治裙帶關係。由此也可以間接呈現出皮氏評斷某一經解內容興盛與否的觀察點，乃是以官方有無接受其說，進而能否立於學官作為指標，這多少也表現出傳統經學（史）學者具有經學必須依附於官方勢力的隱性觀點，也因此倘若所依附的政權被後世視為透過非法手段取

¹⁸ 〔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頁161~162、166~167。

¹⁹ 有關《孔子家語》與偽書的討論，我在後文也對自己的立場有所交代，茲不贅述。

得，或是血統不夠純正者，那麼該經學家自然也將牽連池魚，而受到負面評價。最末，皮錫瑞對於晉代鄭王之辨略作說明，並且強調本盛行於漢代的今文家法，經過鄭玄、王肅採取打破各家界線式的解經模式，重以世亂兵燹，時至晉朝，則全然不復存。職是之故，皮乃稱此段經學發展歷程為「經學中衰時代」，以上大致為皮錫瑞的發言立場及其內容。

藉由以上的梳理可以了解，皮錫瑞之所以視王肅為「經學之大蠹」，基本上著眼於（1）破壞家法，雜揉古今；（2）私造偽書，假托聖言；（3）攀炎附勢，黨附篡逆。相較於前述乾嘉學者批評王肅理由為（1）有心難鄭；（2）私造偽書，可以看出對王肅評述前後推移的變化情形，這也約略可以展現王肅自有清乾嘉時期以降，乃迄晚清民初的接受歷程，其中接受預期的變化，造成了對王肅負面批評的著眼點有所不同。皮錫瑞面對乾嘉學者對於王肅的批評內容，既有承襲，卻也透過部分轉化，以表達個人主觀意志。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Hobsbawm, Eric J., 1917~）在其編撰之《傳統的發明》一書中，曾論及一些晚近被後人發明的「新傳統」，實際上與行之有年的老傳統之間存在著一些斷裂與繼承的關係，這頗可以用來解說皮錫瑞與乾嘉學者之間的關聯，霍布斯邦言道：

“被發明的傳統”意味著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一種儀式性或象徵特性，試圖通過重複來灌輸一定的價值和行為規範，而且必然暗含與過去的連續性。事實上，只要有可能，它們通常就試圖與某一適當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過去建立連續性。²⁰

誠如霍布斯邦所言，這類被發明的新傳統，雖然表面上與舊傳統連為一體，但實際上卻是近代人為建構之下的產物，其多少帶有部份的可解構性。而藉由「重複」的展演與實踐以達到滲透、傳播與接受的效應，更是發明新傳統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項手段。透過霍布斯邦的分析，也可以促使我們進一步反省現代經學研究者對於王肅的觀感是如何受到皮錫瑞《經學歷史》說法的宰制。

以個人知識建構的過程為例，可以透過以下三個觀察角度，展現皮錫瑞《經學歷史》是如何不斷地重複出現在民初至今的經學（史）相關論述中，進而成為現代經學（史）研究者進行評斷論述時隱性的先備觀點。藉此說明現代經學研究者視野下的王肅形象，乃是部分受到皮氏《經學歷史》論述影響下的結果。此三個觀察角度為（1）源於教授者的訊息；（2）源於教科書的訊息；（3）源於其他相關著作的訊息。以下分述之。

首先是對源於教授者訊息的考察。對臺灣地區現代經學（史）研究者而言，此處所謂「教授者」，多是指任教於大學（專）中文相關學系的教職人員。而根據楊師晉龍所撰〈開闢引導與典律：論屈萬里與臺灣詩經學研究環境的生成〉²¹

²⁰ [英] E.霍布斯鮑姆等著；顧杭等譯：〈導論：發明的傳統〉，《傳統的發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頁2。

²¹ 楊師晉龍該文曾發表於民國95年9月15~16日由臺大中文系、中研院史語所以及國家圖書館

一文注 5 指出，臺灣第一代經學（史）研究者主要可以臺灣大學系統屈萬里先生（1907~1979）、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系統之林尹先生（1909~1983）、高明先生（1909~1992）及任教於輔仁大學的王靜芝先生（1916~2002）為代表。這批奠定臺灣地區經學（史）研究基礎的重要前賢，他們的課程講授大綱、或是課堂講授內容是否有明確地提及、引述、評述、評價甚至是專門討論皮錫瑞《經學歷史》的觀點，針對皮氏評價王肅的相關內容進行對話，目前皆礙於資料不足，較難以明確得知。不過透過他們的論述與著作，也可旁敲側擊地間接了解這些前輩們對皮錫瑞與其學說的使用與接受情形。

以上舉四位大家而言，除了林尹先生使用、徵引皮錫瑞說法的情形較不明顯之外，其餘屈、高、王三先生對於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皆有明確地評論，例如屈先生在其《古籍導讀》一書中收有〈古籍概略及初學必讀古籍簡目〉，文中言道：「教學書目之作，啓於龍啓瑞之經籍舉要。清末張之洞書目答問尤為風行。民國以來，若梁任公（國學必讀書及其讀法），若胡適之先生（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若李笠（三訂國學用書撰要）…」，屈先生本引導初學之精神，自行條列基本書目，其中便收有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屈先生於提要寫道：

清皮錫瑞撰。欲知二千年來經學演變之情狀可讀此書。是書有近人周某注本，甚便初學，惟周注本現已不易購得。²²

與屈先生相類似的評論，也可見於高明先生的著作當中。高先生於〈劉百閔經學通論評介〉一文中也曾說道：

近百年來，中國學者有關「經學通論」這一類的著作，值得稱述的只有皮錫瑞的《經學通論》，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錢基博的《經學通志》，熊十力的《讀經示要》這幾部書。²³

高先生此處提到的雖然是皮錫瑞《經學通論》一書，不過就推廣、促進皮錫瑞與其學說傳播的角度來看，高先生推廣之效也是不容小覷，這可以根據高先生為其高足陳品卿先生《尚書鄭氏學》所作之序言窺出一二。

余既以闡揚傳統文化為志，每與諸生講孔學，輒導其治經，且示以有清儒者治經之塗轍；嘗撰許慎生平行迹考、鄭玄學案，以資諸生之啟發；更作孔學管窺，以樹為學之埠的。於是高才者相率由許、鄭兒上窺孔氏。黃生永武撰許慎之經學，胡生自逢撰周易鄭氏學，陳生品卿撰尚書鄭氏學，賴生炎元撰毛詩鄭氏箋釋例，李生雲光撰三禮鄭氏學發凡，呂生凱撰鄭玄之讖緯學，而許、鄭之經學大明。學者更緣以上探先秦、兩漢之經學，如胡

合辦，假國家圖書館會議廳舉行之「屈萬里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中。後集結為國家圖書館等編：《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7年），頁 109~150。

²² 屈萬里先生：《古籍導讀》（香港：綠原書店，1964年），頁 31。

²³ 高明先生：《高明文輯》（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中冊，頁 692。

生自逢撰先秦諸子易說通考、許生鏐輝撰先秦典籍引尚書考、徐生芹庭撰兩漢十六家易注闡微、賴生炎元撰韓詩外傳考徵；又延以下探魏、晉、南北朝之經學，如黃生慶萱撰魏晉南北朝易學考佚、王熙元撰穀梁范注發微；更有直探諸經之內容者，如黎生建寰撰尚書周書考釋、賴生明德撰毛詩考釋、周生何撰春秋吉禮考辨、王生關仕撰儀禮漢簡本考證、儀禮服飾考辨；不以許鄭之經學為限。…²⁴

據高先生以上所言可知，高先生入室弟子至少包括有黃永武（1936~）、胡自逢（1917~）、陳品卿、賴炎元（1930~1995）、李雲光（1927~）、呂凱老師（1936~）、許鏐輝（1934~）、徐芹庭（1941~）、黃慶萱（1932~）、王熙元（1935~）、黎建寰、賴明德、周何（1931~2003）、王關仕等先生。而諸位先生日後分別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淡江大學、文化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興大學、中原大學、東海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甚至如賴炎元先生等人還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大學。高先生名滿天下，而其入室弟子後來也多任教於臺灣地區主要大專院校，根據此一線索，雖不能過於積極地推斷高先生的說法會因此得以推波助瀾而大力擴散，不過至少可以相信高先生對於皮錫瑞的看法，能透夠眾多弟子所產生的影響力而獲得更大程度的保存，這也將有助於延長皮錫瑞說法產生影響效應的時限。至於王靜芝先生對於皮錫瑞《經學歷史》傳播所扮演的角色，將於下文交代。以上是針對任教於大專院校具有訊息供給功能意義的教授師資，他們傳播、多次重複使用皮錫瑞《經學歷史》的狀態，進行可能的推測與考察。²⁵

其次，關於教科書徵引使用皮錫瑞以及《經學歷史》的情形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觀察點。主要原因在於，教科書所傳遞的內容與資訊，往往是該訊息接受者建構一己知識體系的基底素材。且基於奧地利心理學家勞倫茲（Lorenz, Konrad, 1903~1989）於動物心理學研究中提出「銘印」（imprinting）現象的理論來看，初始經驗對於接受者而言，往往產生較高的制約作用。楊師晉龍嘗據此進而提出「經典教科書效應」的觀念，強調多數人面對教科書時，在接受預期裡多已先假定了對於教科書內容採取全盤相信與接受的立場，因此透過教科書（尤其是官方肯認的版本）所傳遞的內容，通常對於接受者而言，多成為日後不自覺的隱性先備知識與詮釋立場。如此一來，在缺乏自覺與反省的狀況之下，這些隱性的前預設，便不斷持續地操控接受者的視域角度，與價值取向。²⁶這不僅可以解釋

²⁴ 高明先生：〈尚書鄭氏學序〉，《高明經學論叢》（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頁88。

²⁵ 今以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網」查詢，屈萬里先生所指導之學位論文至少有20篇，高明先生有63篇，王靜芝先生有55篇。而上述所學高明先生入室14位弟子中，黃永武先生指導之學位論文至少有28篇，胡自逢先生有19篇，賴炎元先生至少有1篇，呂凱老師有56篇，許鏐輝先生至少有77篇，徐芹庭先生有6篇，黃慶萱先生至少有36篇，王熙元先生有56篇，賴明德先生至少有11篇，周何先生有65篇，王關仕先生至少有11篇。綜觀上述數據，大致可以瞭解來臺第一批經學研究者在知識傳承方面的貢獻，及其所造成之後續影響程度。

²⁶ 勞倫茲「銘印」觀念，是得知自楊師晉龍民國95年8月21日上午10點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內例行論文發表書面稿〈從理想層面論兩種兒童讀經法的功能〉，同注1，頁7。

何以於 1907 年刊行作為經學課程教本的《經學歷史》，在 100 年後的今天還能持續對現代經學（史）研究造成影響之外，²⁷ 也可以間接說明此處透過考察後世經學教科書徵引、使用皮錫瑞《經學歷史》的情形，能有效解釋皮錫瑞之說對現代經學研究者視野下王肅形象的形構過程，具有相當影響力。以下羅列目前所蒐得經學（史）通論類著作目錄，以及當中明確徵引使用皮錫瑞《經學歷史》說法的情形。

目前蒐得經學（史）通論類的著述，約略以成書時間先後為序，表列如下：

葉德輝（1864~1927）	經學通誥	1915 年，湖南省教育會
陳燕方（？）	經學源流淺說	1922 年，上海文明書局
顧藎臣（？）	經史子集概要。 原名：國學研究	1930 年，上海世界書局
范文瀾（1893~1969）	群經概論	1933 年，北平樸社
朱劍芒（？）	經學提要	1935 年，上海世界書局
錢基博（1887~1957）	經學通志	1936 年，上海中華書局
馬宗霍（1898~1976）	中國經學史	1936 年，上海中華書局
伍憲子（1881~1959）	經學通論	1936 年，上海東方文化
甘鵬雲（1861~1940）	經學源流考	1938 年，北平崇雅堂聚珍版排印本
李源澄（？）	經學通論	1944 年，成都路明書店
蔣伯潛（1892~1956）	十三經概論	1944 年，上海世界書局
蔣伯潛	經學纂要	1944 年，重慶正中書局
熊十力（1884~1968）	讀經示要	1945 年，重慶南方印書館
蔣伯潛	經與經學	1946 年，上海世界書局
周予同（1898~?）	群經概論	1947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裴普賢（1921~）	經學概述	1960 年，菲律賓師專授課內容。1969 年，臺北臺灣開明書店
劉百閔（1898~1969）	群經概論	1970 年，臺北國防研究院出版部
褚柏思（1909~?）	六經道論	1971 年，臺北臺灣開明書店
盧元駿（1914~1977）	五經四書要旨	1972 年，臺北三民書店
王靜芝（1916~2002）	經學通論	1972 年，臺北國立編譯館
錢穆（1895~1990）	經學大要	1974~75 上課內容
戴君仁（1901~1978）	梅園論學續集	1974 年，臺北藝文印書館
徐復觀（1903~1982）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先漢經學之形成	1980 年撰寫

注 15。另外也可以參考黛安娜·巴巴利亞（Papalia, Diane E.）等著，張慧芝譯：《人類發展——兒童心理學》（臺北：麥格羅希爾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335、794。有關「經典教科書效應」的說法，可參看楊師：〈開關引導與典律：論屈萬里與臺灣詩經學研究環境的生成〉，民國 95 年 9 月 11 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內例行論文發表書面稿，頁 14，注 35。

²⁷ 《經學歷史》刊行時間可參考皮名振：〈皮鹿門先生著述總目〉，《經學歷史》，同注 18，頁 390。

李威熊（?~）	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冊)	1988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胡自逢（1917~）	五經治要	1993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葉國良（1949~）等	經學通論	1994年上課內容

【表 7】

【表 7】共列有 26 部經學（史）通論類著作，²⁸其中有明確徵引皮錫瑞《經學歷史》之說者，共有葉德輝《經學通誥》、范文瀾《群經概論》、錢基博《經學通志》、馬宗霍《中國經學史》、李源澄《經學通論》、蔣伯潛《十三經概論》、《經學纂要》、《經與經學》、熊十力《讀經示要》、周予同《群經概論》、劉百閔《經學通論》、褚柏思《六經道論》、盧元駿《五經四書要旨》、王靜芝《經學通論》、錢穆《經學大要》、戴君仁《梅園論學續集》、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先漢經學之形成》、胡自逢《五經治要》、葉國良先生等著《經學通論》21 部，佔全數 80.8%。若配合第三類資料：其他相關著作中徵引皮錫瑞的情況一併觀之，則更能突顯皮錫瑞之說在近代經學（史）相關論述中的擴散程度。

此處所謂其他相關著作，鎖定在與經學（史）通論著作性質相近的國學導讀類型著述。因行文主旨有別，故在此無意進行「經學」、「國學」甚至是「漢學」內涵或外延的分判與界定，僅粗略地依據著作名稱作為分類依據，將 1907 年後刊行，且書名標有「國學」或是相關關鍵詞的著作納入檢索範圍。茲將目前蒐得之篇目表列如下：

梁啟超（1873~1929）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序於 1923 年
呂思勉（1884~1957）	經子解題	序於 1924 年
梁啟超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序於 1925 年
王易（1889~1956）	國學概論	推測 1931 年初版
蔣梅笙（?）	國學入門	1934 北京初版
葉北巖（?）	學生國學問答	1934 年序
汪辟疆（1886~1966）	涉覽書的三大類別及其提要 ²⁹	發表於 1934 年《讀書顧問》第 2 號
張振鏞（?）	國學常識問答	1935 初版
容媛（?）	經籍要目答問 ³⁰	序於 1936 年
朱自清（1898~1948）	經典常談	1942 年自序

²⁸ 在此必須向林慶彰老師、袁明嶸學長以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同學陳水福先生致意。感謝林老師大方出借許多民國早期經學著作供學生查閱，纔能使此次檢索得以更為詳盡。而明嶸學長與水福兄願意無條件協助我找尋資料，進而促成本章節能夠順利進行，更令我倍受感動，在此一併致上誠摯的謝意！

²⁹ 收於黃章明等編：《國學方法論叢（書目篇）》（臺北：學人文教出版社，1979 年），頁 14~24。

³⁰ 同上注，頁 189~201。

劉明水（？）	國學綱要	1943 年寫於重慶之序
鄧鼎（鎮庵）（？）	國學纂要	1955 年，臺北民力雜誌
傅隸樸（1907~？）	國學概論	1958 年，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初版
程發軔（1895~1975）	國學概論	1968 年，臺北國立編譯館 大學用書編審委會主編
甘志清（？）	經子研讀指引	1968 年，臺北華聯出版社
李九瑞（？）	國學表解	1971 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王熙元（1935~？）	國學基本書目提要	1977 年，臺北南嶽出版社 《讀書指導》
莊嚴出版社	國學淺談	1979 年，臺北莊嚴出版社 2 版
杜松柏（1935~？）	國學治學方法	序於 1980 年
趙景深（1902~1985）	國學問答	1981 年，臺北廣文初版
木鐸編輯室	國學導讀	1984 年，臺北木鐸初版
林益勝等（？）	古籍導讀	1996 年，臺北空中大學初版

【表 8】

【表 8】共有 22 部國學導讀類著述，其中引用皮錫瑞之說者共有 12 部，包括有：呂思勉《經子解題》、王易《國學概論》、葉北巖《學生國學問答》、汪辟疆〈涉覽書的二大類別及其提要〉、張振鏞《國學常識問答》、容媛〈經籍要目答問〉、劉明水《國學綱要》、甘志清《經子研讀指引》、王熙元〈國學基本書目提要〉、杜松柏《國學治學方法》、趙景深《國學問答》、林益勝等《古籍導讀》，佔全數 54.5%。結合經學（史）通論及國學導讀兩大類資料中明確徵引使用皮錫瑞《經學歷史》的情形來看，明確徵引率皆高於五成，也就是說自皮錫瑞《經學歷史》於 1907 年刊行於世後，後人在撰著經學（史）通論類或是國學導讀類作品時，至少每 2 人中就會有 1 人於行文中採用皮錫瑞《經學歷史》的內容。這當然僅止於書面文字有明確徵引的部份，實際上皮錫瑞《經學歷史》更可能造成的影響效應是成為多數撰述者不自覺的隱性知識背景，進而間接地左右著他們的思考與判斷。不過這部份礙於無實證的資料可循，目前僅能看作是較為合理的臆測之詞。

以下透過更進一步比對上述兩大類資料與皮錫瑞《經學歷史》當中對於王肅的論述，以更為具體地呈現皮錫瑞《經學歷史》的擴散情形。為方便讀者閱讀，特以成書時間先後為次，將各著作中敘述王肅與其經學史定位較具規模者摘錄於下，並於文末標示頁碼或頁數。若其中文句有與皮錫瑞《經學歷史》相類似之處，也將予以註記，以更為清楚突顯皮氏造成影響的實際情況。而《經學歷史》中敘述王肅的原文亦一併再次摘錄於下，以便於比對。如有非出於下所摘錄《經學歷史》段落，然可尋得自《經學歷史》書中其他段落者，亦一併予以標記。

1907年·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中衰時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
 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賈逵、馬融皆古文學，乃鄭學所自出。肅善賈馬而不好鄭，殆以賈馬專主古文，而鄭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肅之學，亦兼通今古文。肅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王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嘗習今文；而又治賈、馬古文學。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不知漢學重在顯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環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復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尤甚焉。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以互相證明；託於孔子及孔氏子孫，使其徒孔衍為之證。不思史、漢皆云安國早卒，不云有所撰述；偽作三書，已與史、漢不合矣。而家語、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為定論。不思漢儒議禮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可據依。故石渠、虎觀，天子稱制臨決。若有孔子明文可據，群言淆亂折諸聖，尚安用此紛紛為哉！肅作《聖證論》，以譏短鄭君；蓋自謂取證於聖人之言；《家語》一書，是其根據。其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適自發其作偽之覆。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王肅所作。是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不出於聖人矣。孫志祖《家語疏證》已明著其偽。兩漢經學極盛，而前漢末出一劉歆，後漢末生一王肅，為經學之大蠹。…肅父朗，漢會稽太守，為孫策虜，復歸曹操，為魏三公。肅女適司馬昭，黨司馬氏篡魏，但早死不見篡事耳。二人黨附篡逆，何足以知聖經！而歆創立古文諸經，汨亂今文師法；肅偽作孔氏諸書，並鄭氏學亦為所亂。歆之學行於王莽；肅以晉武帝為其外孫，其學行於晉初。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立學官。晉初郊廟之禮，皆王肅說，不用鄭義。其時孔晁、孫毓等申王駁鄭，孫炎、馬昭等又主鄭攻王，斷斷於鄭王兩家之是非，而兩漢顯門無復過問。重以永嘉之亂，《易》亡梁丘、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孟、京、費《易》亦無傳人，《公》、《穀》雖在若亡。晉元帝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時以為穀梁膚淺不足立。王敦之難，復不果行。晉所立博士，無一為漢十四博士所傳者，而今文師法遂絕。(161~162、166~167)

1922年·陳燕方《經學源流淺說》(上海：文明書局，1922年)。

東漢末年的時候，研究尚書的學者，都是宗鄭注的。自從魏王肅作尚書解，又偽作聖證論攻擊鄭注……這時候孔氏的尚書已經亡了。王肅和皇甫謐等一般人偽造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又偽作孔安國書傳；但是很不為當世的人看重。(卷下，頁7)
 東漢末年的時候，研究詩學的學者，都是崇信毛鄭的學說；直到魏王肅作詩解，纔把毛傳來攻擊鄭箋。(卷下，頁12)

東漢末年的時候，研究禮學的學者，都是崇信鄭注的；自從魏王肅作三禮解和儀

禮喪服傳，纔和鄭玄的學說大不相同。蜀儒李譔做三禮傳，也和王肅一樣的學說。直到晉朝時候，研究禮學的作者，都是崇信王肅學說的。到南北朝的時候，北學和南學，並沒有大出入；不過北學是專崇鄭說的，南學是也有雜采鄭王兩說的…（卷下，頁18）

1924年·呂思勉：《經子解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7年）。

然東漢末造，古文大盛，而今文之學遂廢。盛極必衰乃又有所謂偽古文者出。偽古文之案，起於王肅。肅蓋欲與鄭玄爭名，乃偽造古書，以為證據。即清儒所力攻之偽古文尚書一案是也。漢代今古文之學，本各守專門，不相通假。鄭玄出乃以意去取牽合，盡破其界限。王肅好攻鄭，而其不守家法，亦與鄭同。鄭學盛行於漢末；王肅為晉武帝外祖，其事亦頗行於晉初；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此後經學乃分兩派……（3）

1931年·王易《國學概論》（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

蓋前此專門家法，由是不可復見；後之學者惟賴鄭注而上通經義耳。漢魏之間，惟荀爽虞翻王弼之易與鄭說稍異。至王肅出，則有意立異，專駁鄭君，偽造古籍，自詡聖證，信鄭君之罪人，而經學之大蠹也。王肅初治今文，復善賈馬之學，徒欲於鄭氏外別立門戶，不惜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已自立互證。因其於晉為懿戚，故其學盛行於晉初。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其父朗所作易傳皆立學官；以至郊廟大典皆取其說。（44）

1934年·葉北巖《學生國學問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王肅欲於鄭玄外別立門戶，乃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以立互證。因他為晉室懿戚，故其學大行於晉。（65）

1936年·伍憲子《經學通論》（上海：上海東方文化出版社，1936年）。

自鄭玄糅雜今古學之後，由漢季至於三國，鄭學勢力，漸以統一，而支離破碎之爭，亦由此漸起。魏之王肅，與吳之虞翻，蜀之李譔，皆起而攻鄭。……今遺說留存，勢足以敵鄭者，惟王肅。肅為魏尚書，所注詩、論語、三禮、尚書、左氏傳，及編定父朗所撰易傳，皆列學官。其所論駁魏朝典禮，郊祀宗廟喪制輕重等，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貶鄭玄。其偽孔子家語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劉知幾云：「王肅著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唐書元行沖傳云：「子雍規玄，數十百件。」此王肅之攻鄭也。此等攻擊，多是名物制度之聚訟，然多瑣碎無關大體者。鄭未必非，王亦未必是；王亦有許多是，鄭亦有許多非。清代學者，多尊鄭而抑王，則未免一偏之見。（54-55）

1936年·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蓋鄭學之所以特盛，實由門人眾多，足以應敵。其後王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專與鄭氏立異。復集聖證論以譏短玄。而鄭學之徒，孫炎王基馬昭等，則駁王申鄭。鄭學初不因是少衰，乃至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者遑論說經矣。惟王肅以託姻司馬氏之故，所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故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甘露元年，高貴鄉公臨幸太學，問諸儒經義，帝雖執鄭說，而博士之對，則以肅義為長。又蜀有李譔，著古文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是亦足為王學張目，故於此際，王學幾欲奪鄭學之席。然康成既雅有重名，子雍以後進而思攘袂，恐不相勝，乃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以為其聖證論之根據。斯則欲蓋彌章，宜貽譏於後世耳。(62~63)

晉承魏緒，武帝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然尤重王肅，故晉初郊廟之禮，皆用王肅說，不用鄭義。而孔晁之於書禮，孫毓之於詩，復黨于王。陳統雖難孫申鄭，莫能損也。(66-67)

1936年·錢基博《經學通志》(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

魏朝之明易者，王弼而外，司徒東海王朗景興，嘗著易傳；子肅子雍因撰定，成周易注十卷，隋書經籍志所著錄是也。然肅善馬融之學，而不好鄭玄。時樂安孫炎叔然，則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作周易例。肅作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駁而釋焉。(18)

自是鄭玄之學行而大小戴漸廢，夫綜會今古文，遍注三禮，使家法不分明，始於鄭玄；而繼以魏太常東海王肅子雍，兼併諸家，參合同異，成周官禮注十二卷，禮注十七卷，禮記注三十卷，見隋書經籍志，雖佚不傳，而每有見引他書者。惟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議禮必與相反。然鄭玄擇善而從，立說皆有所據。如說廟制以為天子五廟，周合文武二祧為七本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禮緯稽命徵「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而肅乃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不知古無天子九廟之說。而肅說二祧，亦與祭法不合也。鄭玄說「圜丘是禘饗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禘饗本國語祭法，而肅乃謂郊丘，引董仲舒劉向為據；不知董劉皆未見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難鄭玄也。玄說「三年祿，五年禘，祿大禘小」本於春秋公羊經書「有事為禘，各於其廟，大事為祿，群廟主悉升於太祖」；而肅引禘於太廟逸禮「昭尸穆尸，皆升合於太祖」；不知鄭玄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鄭玄說五帝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則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鄭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是鄭玄義本先鄭，而肅以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則大皞炎黃之先，無司五行者乎？此與肅駁鄭玄義，以為社稷專祀句龍后稷，不配土穀之神者，同一武斷也。考王肅所據之書，鄭玄豈有不見，而不用者，當時去取必自有說；而肅乃取鄭玄所不用者，轉以難玄。玄據今文，則以古文駁

之；如據逸禮以駁公羊是也。玄據古文，則以今文駁之；如據董劉以駁周官是也。不知漢儒禮家聚訟，今古文說不同；鄭玄折衷其義，始亂家法；儻王肅有意攻玄，當返求之家法，分別今古，斯或可以制勝。乃肅之不別今古，任意牽合，殆尤甚於鄭玄；如王制廟制今說，祭法廟制古說，此萬不能合者；而肅偽撰孔子家語、孔叢子所言廟制，合二書為一說。鄭玄以為祭法周禮，王制夏殷禮，尚有端緒可尋；至肅乃盡挾其藩籬，蕩然無復門戶，使學者愈以迷亂，不復能知古禮之異；而家語孔叢舉禮家聚訟莫決者，壹託於孔子之言以為論定。不知禮家所以聚訟，正以去聖久遠，無明文可據；是以石渠虎觀，至煩天子稱制臨決。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亂衷諸聖，尚何庸斷斷爭辯乎？古人作注，發明大義而已。肅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處處牽引攻鄭之語，殊乖注書之體，而自發其作偽之覆！肅又作聖證論六十八事以譏短玄；今約存者三十事，禮之大者，即五帝七廟郊丘禘祫社稷之屬，其餘或文句小異，不關大義。然肅之所謂聖證者，即取證於家語孔叢，徒以鄭玄名高，非託於聖言，不足以奪其席；然而後之學者，卒目家語為肅之偽作，斯可謂心勞日拙者矣！樂安孫炎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乃駁釋聖證論以難王肅，而著有禮記音義隱七卷，禮記注三十卷。同時有鄭小同者，玄之孫也；亦撰禮義四卷，具見隋書經籍志，而皆不傳。亦必有所以申玄指而難王肅者。……晉武帝，王肅外孫；郊廟典禮皆從肅說。而鄭氏學幾廢！迨元帝渡江，太常荀崧請置鄭儀禮博士，即十七篇之鄭氏學也。儀禮之名始此；漢以前無之也。（129~132）

1942年·朱自清《經典常談》（嘉義：興國出版社，1977年）。

到了三國末年，魏國出了個王肅，是個博學而有野心的人。他偽作了孔子家語、孔叢子，又偽作了一部孔安國的古文尚書，還帶著孔安國的傳。他是個聰明人，偽造這部古文尚書孔傳，是很費了心思的。他采輯群籍中所引「逸書」，以及歷代嘉言，改頭換面，巧為聯綴，成功了這部書。他是參照漢儒的成法，先將伏生二十九篇分割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以合於東漢儒者如桓譚、班固所記的古文尚書篇數。所增各篇，用力闡明儒家的「德治主義」，滿紙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家以來的正統思想，所謂大經大法，足以取信於人。只看宋以來儒者所口誦心維的「十六字心傳」，正在他偽作的大禹謨裡，便見出這部偽書影響之大。……但是王肅的時代早已是「德治主義」的時代；他的偽書所以專從這裡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詞旨坦明，毫無詰屈聱牙之處，卻不免露出了馬腳。晉武帝時候，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曾立通博士；這古文尚書大改就是王肅偽造的。王肅是武帝的外祖父，當時即使有懷疑的人，也不敢說話。可是後來經過懷帝永嘉之亂，這部偽書也散失了。（20~21）

1943年·劉明水《國學綱要》（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漢末有王肅者出，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注。他兼通古今，駁斥鄭氏之說極多；又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以互相證明，作聖證論以譏評鄭玄，實則聖人之

言，皆彼偽造。肅女適司馬昭，故其學大行於晉初。他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其父朗所作的易傳皆立學官，於是鄭學全廢。後經永嘉之亂，諸經大半亡佚，元帝重修學校，置學官，但所立博士，無一為漢十四博士之所傳者。此為漢學之一大厄。(73)

1944年·李源澄《經學通論》(成都：路明書店，1944年)。

其時與鄭為敵者，則有王肅。蒙先生謂王學出於宋衷。其言曰：李譔傳，譔父亡與尹默俱遊荊州。從司馬徽、宋衷等學。譔俱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解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意多同。肅傳，從宋衷讀太玄而更為之解。則子雍之學本自宋衷。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仲子之道然也。譔肅之學並出宋衷，故意歸多同。劉表傳，表在荊州起立學校，博求儒術，慕母閭、宋衷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王粲走依劉表，或即在開學之時。潘濬衷之弟子，表辟為部江夏從事。粲見濬而異之，則三子之在荊州自係同時，仲宣蓋亦嘗學仲子之道，聞後定之論。故謂伊洛以東，淮漢以北，鄭氏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怪嗟，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愈焉。……王肅注詩，自稱述毛。於周易、周官、喪服、禮記、論語、孝經，並有注說。以晉代外戚，其說盛行其時。學者多出入於此二家，罕有傳者，故永嘉之亂，多就亡佚。(21~22)

1944年·蔣博潛：《經學纂要》(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90年)。³¹

東漢末之王肅，偽造古文《尚書》、《孔叢子》、《孔子家語》，為其《聖證論》之根據，以難鄭玄。但雖反對鄭玄，而其混合今古文則又蹈鄭玄之覆轍。故自劉歆出而今古文紛爭之局以啟，自王肅出而今古文混合之局以定。兩漢經學，各有一偽亂古書之學者為作結束，而劉歆之依附王莽，王肅之依附司馬氏，其行事亦復遙遙相對。這不是很相似的一點嗎？南北朝時，經學也隨政治而出現分立的局面。但此時期，南北抗衡者，非向之今文與古文，而為同是混合今古文的鄭玄王肅兩派。南宗王而北宗鄭。因為南北地方性不同，故“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人繁蕪，窮其枝葉”。但所謂得其英華者，並非真能得經學之英華，不過玄言華辭，滲入經學而已。所謂窮其枝葉者，亦並不是北方經學者的缺點，不過鄭學較王學為切實而已。司馬炎為王肅外孫，王肅及其父朗所注之經，西晉已立學官；故東晉雖偏安江左，仍崇王學。則王學特盛于南，又有它政治的背景了。(145)

1947年·周予同《群經概論》(高雄：復文圖書，1989年)。

鄭玄在學派上是一位混淆古今文學的通學者，所以他所注的儀禮，於今文家之

³¹ 蔣伯潛經學相關著述，目前經眼共有《十三經概論》、《經學纂要》、《經與經學》三種。此僅舉其一為例。

外，並參考當時發現的古文逸禮；經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經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對於今古文字的取捨殊不一致。晉初王肅為反鄭學的健者，其所作三禮解及儀禮喪服傳，都故意與鄭立異；又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以為反鄭專著之聖證論的根據；然而王肅混淆今古文學的弊病，更甚於鄭玄。儀禮一經，自從鄭、王以後，其今文學的面目已不復保存。晉代盛行王學。南北朝時，北朝專崇鄭學，南朝則雜揉鄭、王。(59)

1958年·傅隸僕《國學概論》(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

魏王肅注經，悉用古文，上既得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今文經所有，古文經皆有，古文經所有，今文經並不具備，學者為求全心的驅使，也都趨向於古文經，下又得在野學者的擁護，故三國時，今文經直同廢絕。(150)

1968年·甘志清《經子研讀指引》(臺北：華聯出版社，1968年)。

偽古文之案，起於王肅。肅蓋欲與鄭玄爭名，乃偽造古書，以為證據。即清儒所力攻之偽古文尚書一案是也。漢代今古文之學，本各守專門，不相通假。鄭玄出，乃以意去取牽合，盡破其界限。王肅好攻鄭，而其不守家法，亦與鄭同。鄭學盛行於漢末；王肅為晉武帝外祖，其學亦頗行於晉初；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³² (3)

1969年·裴普賢《經學概述》(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年)。

魏晉間撰寫偽書最有名的是王肅。王肅的所以要撰偽書，因為他要打倒注經的權威鄭玄，取鄭玄的地位而代之。……鄭玄是兩漢經學結成的碩果，三國時代的學者，已難以為繼，無從用力。三國時魏人王肅也是極淵博的人，他別出心裁，偽造了一批孔子子孫的著述，作為自己撰寫聖證論來攻擊鄭學的根據，他偽造的書有孔子家語、孔叢子、和孔安國的尚書傳(即今偽古文《尚書》之《孔安國傳》)、論語注、孝經注。當時鄭學門徒，已說孔子家語為王肅所增加，王肅所偽造；到清朝經過許多學者的考證，孔子家語、孔叢子兩書，以確知為王肅偽託。偽古文尚書的偽孔安國傳也證明出於王肅所撰，王肅人格的卑鄙，可以想見。王肅把女兒嫁給司馬昭，生司馬炎。司馬炎篡魏，是謂西晉。於是王肅憑他外孫貴為天子的力量，他的尚書、詩、三禮、左氏解，和他父親王朗的易傳皆立於學官，鄭學大受打擊。西晉朝廷雖崇王肅，鄭玄仍有很大的勢力。申王駁鄭的有孔晁、孫毓；但主鄭駁王的，也有孫炎、馬昭等。魏晉以後的經學，成為鄭學王學之爭，不復有古學今學之分。因為王肅雖反對鄭玄，其兼採古學今學之長則一。南北朝分立，經學亦有南學北學之分。南學宗王，北學宗鄭。那時漢代十四博士的章句之學，不再有人崇奉，迭經兵燹，師法遂絕。……東漢魏晉成為注經最有成就的時代。但王弼何晏，喜談玄理，漢儒染有陰陽家色彩，至此又援引老莊入儒，與漢學異趨。其次杜預郭璞多據前人說解而沒其名，後人譏其「攘善無恥」。蓋自王肅以

³² 甘氏此處行文與上述呂思勉《經子解題》如出一轍。

來，學者品格已低落了。(238-239)

1970年·劉百閔《經學通論》(臺北：國防研究院，1970年)。

漢魏之交，鄭學之勢，幾奔走天下。惟吳虞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四事……而其後，王肅善賈馬之學，尤不好鄭氏。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專與鄭氏立異，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說，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說，復集聖證論以譏短玄；而鄭學之徒，孫炎、王基、馬昭等，則駁王申鄭。王肅又以託姻司馬氏之故，所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王學幾欲奪鄭學之席，然其時學者斷斷于鄭王之爭，而今學古學畛域，則已無人問津矣。益以漢末黃巾董卓之亂，三國鼎立分爭之局，以及東西晉五胡亂華之苦，當時學者流離失所，經及滅裂焚毀，散失殆盡。據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敘錄；齊詩，魏時已亡。永嘉之亂，易亡施氏梁邱，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詩韓詩，孟氏易京氏易尚無傳人，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寢衰，雖存若亡。及東晉元帝設立博士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偽孔安國)，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所謂西漢今文十四博士，已無一存，今文學漸滅殆盡；而今學古學之爭，實已不復存在矣。自是以後，鄭王對立，則有南學北學之分…(398-399)

魏晉之際，天下言經學者，其一為王學與鄭學之對立，其二為儒學與玄學之對立。唐元行冲釋疑引王粲之言：「世稱伊洛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惟吳虞翻言玄所注五經違義；而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鄭氏門徒遍天下，孫炎王基馬昭等其選也。孫炎稱東州大儒，駁聖證論而釋之，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王基則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駁王肅以申鄭義，王肅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馬昭，上書以為肅謬，蜀有李譔，著古文、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于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則又為王學張目，於是王學與鄭學為對立矣。(617)

1971年·褚柏思《六經道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1年)。

同時代的王肅，表面上反對鄭玄，但在混合今古文上，則又追隨鄭氏。王肅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因為晉武帝司馬炎是他的外孫，在西晉時立於學官。鄭玄之學雖受打擊，但在經今古文的混合上，卻由王肅而成定局。南北朝時代，經學也隨政治而成分立的局面。但此時期分立之局，並非今古文，而為同是混合今古文的鄭玄、王肅兩派。南朝宗王，而北朝宗鄭。南朝宗王，是由於東晉的傳統，並不是什麼「南人簡約，得其英華」。(6~7)

1971年·李九瑞《國學表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

立異：王肅本治今文學，對於賈逵、馬融的經說，也有相當的研究，但要在鄭玄外別立門戶，遂專駁鄭玄的學說。

偽造：鄭玄的經說，究竟不易駁，他們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來證明其說有本。

原因：鄭玄經說本好，自然有目共賞，不至為人打倒。王肅為晉帝親戚，所以在晉初，因帝王的信奉，其說遂盛行。

派別：(1) 王學：信奉王學的人，有孔晁、孫毓等。(2) 鄭學：信奉鄭學的人，有孫炎、馬昭等人。

結果：兩派紛爭，兩派說經的家法，從此消滅。(17~18)

1972年·王靜芝《經學通論》(上)(臺北：國立編譯館，1972年)。

鄭玄之學盛行之後，又產生王肅之學，王肅的興起，更使今古文混合加甚。王肅是王朗之子。王朗原師事楊賜。楊氏世傳今文歐陽尚書，據畢沅的傳經表，王肅應該是伏生的今文尚書第十七傳弟子。當然是今文家。但王肅又喜好賈逵、馬融的古文學。因此王肅也成了今古文學並修的，不守家法的經學家。不過王肅雖然在作學問的路線上，似與鄭玄相似，但他卻反對了鄭玄。他的反對鄭玄，可能是由於個人的見解，也可能是個人對鄭玄的感情上的反對，或算是嫉妒。總之，王肅的反對鄭玄，不在今古文家法上，而單獨作意見上的反對。或用今文說駁鄭玄的古文說，或用古文說駁鄭玄的今文說。而且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用以為引證根據，作聖證論，以專門反對鄭玄。據王肅本傳：「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安樂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王肅因為女兒適司馬昭，晉武帝司馬炎是他的外孫。故而能藉王室的力量，將他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父朗的易傳，都立於學官。當然，相形之下，鄭玄之學是比不上王肅之學來得炫赫。當時似乎王學佔了上風。但不論鄭王二學，那一派佔上風，兩家都是今古文相混，不守今古文家法。而且因王肅之學的優勢，更混一了今古文。(84~85)

1974~75年·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年)。

到了西曆紀元三世紀，讀書人中間出來一個王肅。他是一個經學家，並且是一個儒家。他出身大門第，他父親王朗有是一個經學家，父子兩人多做魏朝大官。…王肅的女兒嫁給司馬昭，王肅雖然是一個經學家，但他與政治卻結了不解緣，一切政治問題都要同經學發生關係。王肅所作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他父親王朗所作的《易傳》，藉著政治的力量，皆立於學官。王肅父子喜講馬融、賈逵的經學，而不喜歡講鄭玄的。王肅是政治上的大人物，有許多經學意見與鄭玄相反對，為什麼呢？簡單地說，他要從政治上考量，這不是一種純學者的心情。我在講西漢時已經講過，西漢當時是書生任博士官，在大學裡教書。講《春秋》，你這樣講，他那樣講；講《尚書》，你要這樣講，他要那

樣講；慢慢便分出家法。王肅是政治人物，他有大計畫。我們講經學史，鄭玄、王肅二人成了以後經學上的一個大論爭。這個問題一直要到清朝人出來，才詳細考據出王肅曾偽造古書。

《十三經注疏》中，東漢只有一個鄭玄，一個何休，一個趙岐注《孟子》；此外都是鄭玄以後的。可是《尚書》卻是孔安國的《傳》，孔安國則是西漢時人。不過這部孔安國《傳》是假的。大概從宋朝開始，就知道這部《傳》是假的，所以稱之為「偽孔傳」。到了清朝人，才講這是王肅假造的。

清朝人丁晏寫了一部《尚書餘論》，他在這書裡考證《尚書》孔安國《傳》是王肅假造的。此外，舊傳孔安國還注了《論語》及《孝經》，但這所謂《論語》、《孝經》孔《注》也是王肅偽造的。丁晏《尚書餘論》說：「王肅私造孔《傳》以難鄭者也。…《論語》孔《注》亦係偽書，實出王肅之手，與《書傳》一時所為也。」丁晏又有《孝經徵文》一書，他說「孔氏《古文孝經》，漢人皆不言作傳。……夫孔《傳》……與王肅宛合，……可斷其為肅偽撰矣。」王肅又偽造了《孔子家語》及《孔叢子》兩部書。因為孔子子孫在漢朝最出名的是孔安國，王肅便是想要借孔子來壓倒鄭玄，所以他自己寫的文章就叫《聖證論》，以譏短鄭玄。

王肅的時代，漢朝十四博士講經學的書都還有流傳，他要反對鄭玄，卻不能挑一個西漢經學家或東漢什麼人為說，這也可見鄭玄在當時經學界的地位。王肅之學，出於他的父親王朗，他是講馬融的一套；鄭玄的先生也是馬融，他也講賈逵。賈逵、馬融都是東漢古文經學家。可見王肅也就是古文經學了。他為了政治問題，要與鄭玄作對，因而偽造了許多假注。現代人講王肅不好，是個小人。可是也不能說王肅一定比鄭玄差。這種問題要等到諸位真研究時才能討論。其實這是從前經學裡的老問題，我們也可以不去細究……

諸位要知道，在漢朝，經學之外，還有「讖緯之學」，就是講迷信神鬼的一套，這一套難講了。東漢還是講這一套，漢光武不聽「通三統」、「五德終始」這套大理論，可是他也講讖緯之學。漢朝人怎麼做皇帝的，讖緯之學裡有說法，都同經學裡相呼應。鄭玄講這一套，而王肅是不講的。至少專就這一點而論，可說王肅並不完全是錯的，而鄭玄也並不完全是對的。這是經學上內部專門的問題，我們且不討論。(217~219)

1978年·莊嚴出版社《國學淺談》(臺北：莊嚴出版社，1979年)。

自漢魏間鄭玄王肅混淆今古文家法，而實際左袒古文經學，加以晉永嘉之亂，今文經傳大部分亡失，今文經學就此衰落下去，而古文經學則相對地日漸開展。(70)

1980年·杜松柏《國學治學方法》(臺北：洙泗出版社，1983年)。

漢末鄭玄王肅，互持異議，姚鼐儀鄭堂記云：「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偽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為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雖然不免貶抑王肅稍過，但「鄭王異術」，確實引起了經學研究的紛爭，故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亦云：「王弼王肅，稍持異

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鄭王之爭的影響，於此可見。(93)

1988年·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由於他對時人所尊敬的鄭玄，做了強烈的抨擊，因此不免激起後世學者對他的反感，所以王肅在學術界可說是毀譽參半。至於有關他說經的特色，可用下列幾點來加以說明：(一)非難鄭玄。王肅注經，大都以鄭玄為主要目標，有人說他為了駁鄭玄，還偽作孔子家語、古文尚書孔傳、聖證論等書，來做為立論的根據，這也是最受後人指責的地方。但王肅之所以非難鄭玄，並非無原因，一來群經乃是人生的指導原則，說經難免隨時代、政局、學術思想等改變，而有不同的解說。二來由於各人觀點不一，見仁見智之處，難以避免…(220~221)

(二)注經兼採今古文。今古文家法，自馬鄭以後已混而難分，王肅注經，亦不限於某一家，古文是則取古文，今文是則取今文……(221)

(三)說經求其平易。王肅注經，與東漢馬、鄭等大儒，並無太大的區別，雖然有些針對鄭箋而發，但仍有不少可取之處，如清朝萬斯大屢拿王肅義與鄭玄之說相比，他認為王肅勝者為多。大體說來王肅所注各經還算平易近人……今從王肅所注各經所留下的佚文看來，其詞氣平和，對經義網羅甚廣，出言必有據，不拘於一師之法，立說頗多可取，稱其為經學大師，並不為過。如與鄭玄相比，倒是鄭玄反常拘於禮制，不如王肅之切於人情。(221~222)

1994年·葉國良等《經學通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

東漢末，鄭玄遍注群經，雜揉今古，使相攻若讎、不相混合的今、古文經學，融合為一，成為所謂的鄭學。鄭學風行一時，徒黨遍天下，連蜀漢君臣都曾受其影響，號稱經學的小一統時代。進入魏晉時代以後，鄭學一統的局面遭到王學的挑戰。所謂王學，指的是以王肅為代表的經學，……王肅既承其父王朗的家學，又從荊州學派大師宋忠受揚雄《太玄》之學，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經學家。王肅在《孔子家語解·序》說：「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具體而清楚的說明了他由學鄭學轉而反鄭學的原委所在。鄭玄雜揉今古、遍注群經，王肅也雜揉今古、遍注群經，所不同的是處處與鄭玄立異：鄭玄用古文說，王肅就用今文說駁鄭；鄭玄用今文說，王肅就用古文說駁鄭。為了加強自己的論據，王肅甚至偽造《聖證論》、《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假託孔子及孔氏子孫的名義以駁斥鄭玄。由於王肅是司馬昭的妻父，晉武帝司馬炎是他的外孫，王肅本人在魏又居高位，藉著政治權勢，王肅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其父王朗的《易傳》都立了博士，成為官學，王學因而大盛，一時有凌駕鄭學的趨勢。鄭學本為漢末以來的顯學，經師輩出，自然不甘屈居王學之下，鄭王之間的激烈對抗因之而展開。王肅的《聖證論》一出現，受業鄭玄門下、號稱東州大儒的孫炎就「駁而釋之」，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時，改易鄭玄舊說，

中書侍郎王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西晉初，郊廟之禮用王肅說，不用鄭義，當時孔晁、孫毓等人申主駁鄭，而孫炎、馬昭等人又主鄭攻王，雙方你來我往，所爭的不外鄭王之是非，這可以說是經學內部的門戶之爭。由於政治勢力的支持，王學盛行於西晉。南渡以後，晉元帝時所置的經學博士有《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鄭氏、《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鄭氏、《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雖說《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氏《易》都簡省不置，但所置博士絕大多數為鄭學。當時太常荀崧上疏請置鄭氏《易》、鄭氏《儀禮》、《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博士各一人，其中也沒有王學。足見這時鄭學已壓倒王學，再度擁有經學的正統地位。王學何以不能取得經學上的優勢地位呢？原因當然很多，王肅依附政治勢力，假權勢以遂己私，是一個原因；王肅為達到打擊鄭學的目的，不惜假託孔氏名義偽造群書以證成己說，為學者所不齒，也是一個主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應是王氏注經的方法與鄭玄完全相同，都是從章句訓詁著手，兩者的差別只在具體的經說上，王肅並沒有一套足以取代鄭學的新的解經方法，他所做的只是對鄭注的修正或補充。因此，當失去外在的政治奧援後，王學最終還是逃不開失敗的命運。(509~511)

以上大致將所蒐得資料中對於王肅的相關說法與皮氏之說相對照，可以得知除了陳燕方、朱自清、傅隸樸及杜松柏之作較看不出有明顯承襲皮氏《經學歷史》的說法之外，其餘各家或多或少可以從其行文字句中，見到與皮氏相同或是近似之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伍憲子《經學通論》、裴普賢《經學概述》與李九瑞《國學表解》三部著作，雖然三書中並無明引皮氏之說，不過就其對於王肅的說法來看，仍舊受到了《經學歷史》的影響，或許是在撰寫之際，皮氏之說已成為作者隱性的知識背景，因此這類例子更可以說明皮氏說法在經學（史）論域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也因此，皮氏《經學歷史》對於這位「經學大蠹」——王肅的各種說明、評述，甚至是評價，都或隱或顯地塑造了現代經學（史）研究者視野下的王肅形象。

透過本章說明有清乾嘉學者以及清季皮錫瑞《經學歷史》二對象在王肅形象發生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試圖澄清現代經學研究者所理解的王肅形象與其義理內涵之建構背景，希冀表明眼前既有之成說，乃是特定條件支持下的產物，進而將許多經學史論述中對於王肅之定見、成見甚至是偏見還原為一方之見，此為本章撰寫之旨。以下將重新閱讀王肅與其文本，進而展開理解與詮釋，以作為對於前賢各項說法的回應。